

我的青年時代

我住的一間屋子，是久沒人住的，有着發霉的氣味。一扇窗子對着廚房，白天陰暗得看不清屋裏放的東西。晚上微弱的電燈光，通過蒙着灰塵的燈泡，更加顯出病態的黃色。惟一的一道小門，沒有門扇，會裏的人些，任憑什麼時候，都可以走進我的屋子。門外是一節幽暗的過道，保險箱就嵌在過道的壁上，外面掩上兩扇木門，使人一眼看不出那兒是藏東西的地方。過道一完，便是一間明亮的大廳，擺着漆得發光的傢具，晚間的電燈，更輝煌得射人眼睛。跟我住的那間屋子，可以說簡直是兩個世界。然而，我住進去的時候，卻沒有一點怨言，我只是感到舒服與安靜。第一夜我躺在板牀上，望着發黃的燈光，腦裏總是充滿一個快樂的念頭——這下子我有了職業了！

儘管這個職業，是給人打掃屋子，倒痰盂，跑街送信，做號房，等等一類的卑賤事情，並不適合一個做過四年師範學生的身份，但這在我卻一點兒也感不到羞恥的。我在成都市立第一師範學校的時候，我就參加北平互動團，留法勤工儉學會，那些肯做卑

賤工作的前輩們，不僅起了極大的感動，而且下了決心去效法他們。蔡元培說的「勞工神聖」，簡直金光燦爛地映在我的腦裏。再呢，來在昆明這個沒一位熟人的城市裏面，使我飽嘗到了世界上的窮人所受的飢餓，飽嘗到了失業者找不到職業的恐慌，我向那些可能給我職業的人說：不要工錢，不管什麼事情，我都願做！師範學生小學教師那一類體面身份，我早就把它忘記得乾乾淨淨的了，我只是一個被飢餓趕在街頭流浪的年青人，要找尋工作，猶如沈在水裏的人，想抓拿救生圈一樣。

我得到這份職業，是得感謝一位王老先生的。他在文明街主管一家叫做明善書局的書店，裏面完全賣的是善書，因為買的人太少，擺在攤子上的貨色，全都變成舊的，看來極其彷彿一家收售舊書的攤子。我走進店去，把我帶在身邊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遞在他的櫃上。他有五十多歲，瘦瘦的臉，戴副老光眼鏡，穿着黑布馬褂藍布長衫，斯斯文文地坐着看書。他接着我的書，捧近老光眼鏡，靜靜地看了好一會，纔還跟我說：

「我這裏不收舊書！」

當他在看我的書時，我就看明白這是一家什麼書店了，但因他講話的聲音，非常的

溫和，毫沒趕人快些出去的樣子，我便又摸出一個朋友送我的石頭圖章，遞給他看，並說願意把它廉價賣出。他拿在手裏看了一會，並不退還跟我，只是露出親切而又好奇的臉色問道：

「這上面是你的名字麼？」

我回答是的，借把我在成都時候印的一盒名片，遞一張給他，證明我的所有權以及我說話的誠實。

「爲什麼你要賣它呢？」

我便把我在昆明的處境，全告訴了他，並說明我不論什麼工作都要做的情形。

「唔唔，這是很苦的！」他微微動下他那帶着瓜皮帽子的頭，「那麼明天你到紅十字會去，一打早去，我跟理事長朱先生說聲，他會要你的，事情輕鬆，你跟送診處掛掛號，跑跑街，送送信，並不難的。」接着他又從衣袋裏取出一張兩角的小票來，連同圖章，一道送跟我。我沒有接，我只是說：

「你不要我的圖章，我就不能要你的錢！」

「這你又不要固執嘛！」他把票子塞在我的手上。

「老先生，你要知道，我只向你求職業，我並不向你要錢哪！」我把票子退還在他的櫃上。

「好吧！圖章我不要你的，我跟你收着好了！」他真的把我的石頭圖章，放進抽筒裏去，一面把票子又塞在我的手上。「這下你再不要，我可要生你的氣了！」

於是我只好收着，這個陌生的社會已然算是伸出一隻溫暖的手了。

昆明紅十字會是在翠湖的西南角上。沿着南面的湖邊，轉進一條小巷，走到巷底的第二家，門內桅杆上高懸着一張白布的紅十字旗，那便是我要去的目的地了。接着我的，是兩個都在五十以上的老頭子，滿口都是四川口音。一個身材高點，有着富家翁和做官人的樣子，威嚴的臉色上，透露出一點點和藹。頭上戴着黑細鬚毛的帽子，穿着黑嗶嘰馬褂和淺灰的華達呢長衫，足下登着雙梁鞋子。他被對面坐的另一個老頭子，叫做廖太爺，不多講話，只是用着冷峻而又溫藹的眼光，向我審視着，彷彿要從我的臉色上面，看出我的好壞來一樣。在他對面坐的那個老頭子，頭上戴着黃褐色的絨帽子，頭髮可以看出是剃光了的，但耳朵邊上的鬚毛，卻全部留起，約有五六寸長，和兩邊嘴角拖下的長鬚，再加下巴底下的一大股鬚子，便恰是世間所說的五絡長鬚了。戴着玳瑁邊子

的眼鏡，眼光顯出幾分冷酷，臉色卻枯燥黃萎。說不幾句話，便要把鼻子孔地作聲一下，彷彿要藉此表示說話的威嚴和鄭重似的。他也穿着黑嗶嘰馬褂，只是舊點，長衫則是藍布的。

我要使他們相信我，不要保人都能留下做工，便遞上我的名片，借把我讀四年師範的轉學證書，（當時我要學校當局給我這個證書，目的不在轉學，而是想把它作為一張出門人的護照。）交給他們查看。五綰長鬚的老頭子接着我的轉學證書，並不看，卻交給那被叫做廖太爺的。廖太爺看一會轉學證書，又看一會我；看一會我，又看一會轉學證書，好像轉學證書上貼有我的像片，須要下下細細對看一般。五綰長鬚的老頭子，卻望着廖太爺，眼睛一動也不動的，宛如要從廖太爺那裏取得最後的決定似的。他有點忍耐不住了，輕聲地問：

「廖太爺，你看怎麼樣？」

廖太爺摸一下他的短短的鬍子，然後把我的轉學證書，放在面前的黑漆圓桌上，也輕聲地說：

「可以的。」

於是五絡長鬚的老頭子，臉車來對着我，作聲孔下鼻子，纔冷冷地說：

「那你明天一早來好了！事情不多，就是王先生昨天告訴你的那些！只消勤快，肯做肯動，會裏不會趕你的！」

接着他把桌上的轉學證書收起，一面折疊，一面說道：

「這個你就留在我這裏好了！」

我正要起身告辭的時候，廖太爺卻止住我，一面從衣袋裏摸出一張一元的紙票，伸手遞給我。我沒有接，只是說：

「我只要工作，我不要錢！」

我昨天吃過兩角錢的鍋魁，覺得今天餓一天是沒關係的，因為兩三天餓肚皮的日子都過過了，這一天有什麼要緊呢！廖太爺便微笑地說道：

「你到底學生出身的！不過，你要說老實話，你身上帶有錢沒有？」

「我……」

覺得說有不對，說沒有也不對，便不禁紅起臉來。

「年青人，不要好強了！」廖太爺把票子塞在我的手上，「你收着吧！」

五緒長鬚的老頭子，現得不愉快地說：

「別人要都要不音，你借推哩！」

廖太爺仍然和顏悅色地說：

「收着吧！就作爲你先支的工錢好不好？」

五緒長鬚的老頭子，用手理他下巴底下那股鬍子，神色嚴厲起來，責備地說：

「對哪！你要來作事情，你就得先聽人家的話喲！」

於是，我只好接着了。走出石板鋪得不平的小巷，翠湖閃着晴明的波光，帶着一臉歡笑的神色，展現在我的面前。穿過湖心的堤上綠樹，也在秋天的陽光下面，現着翠綠宜人的微笑。湖邊一些紅瓦蓋成的西式建築，更有着喜氣洋洋的樣子。

## 二

下一天來上工的時候，我借擔心他們會變了卦，認爲沒有保人不肯要我。直等到把我安置在這間充滿霉氣的暗屋裏，我這纔全然放了心了。暫時結束了我的飢餓和漂泊。



這一天，落着微雨，五絳長鬚的老頭子，便叫我把天井裏的蘭草花盆子，全捧到四尺多高的水泥階沿上去。蘭草花約有五六盆，原是擺在長着茶花的圓形花臺上，不搬上來也可以的，因為雨只是毛毛雨，僅會給蘭草葉子以滋潤，絕不會淋壞的。但他所以要我搬的原因，依我看來，大約初來要試我能否不辭辛苦，二則一時尚無工可做，不肯讓我閒着，就叫作那做亦可不做也可的事情。

廖太爺卻不在會裏了，只五絳長鬚的老頭子在施着命令。他是會裏的理事長，名叫朱元昇，眼光和臉色，似乎比頭一天都借要來得嚴厲些，連那五股黑而微黃的鬚子，也彷彿助長了一種叫人恐懼的神氣。我從來沒有看過把鬚毛留長當成鬚子的，就自然而然感到，似乎其中總存有某種虛假的成分一樣。

他的身邊有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卻是常常帶着微笑的。小小的臉子，黃色，卻很健康。眼睛靈活，行動也極伶俐。起初我以為他是理事長的小兒子或者孫子，到後來纔曉得他是小廝，專門侍候理事長的。他的名子叫萬長興，在我未到會以前，會內掃地的孟送信一類的雜役事情，便由他獨自承當。他是個吃長素的孩子，一個書記兼會計的王傑三，常常嘲罵他是小齋公。其實他吃齋，並非由於自願，而是他的家裏人和親戚些，

都加入了紅十字會隔壁的明善堂，他不能不跟着他們一道吃齋，不能不跟着他們一道信神。我初次碰見的廖老爺，紅十字會的理事長，以及介紹我工作的王老先生，都是屬於明善堂裏面的齋公。明善堂裏面住的善男信女，都同紅十字會的職員，共一個大門出入。在理事長住的那間房間，備有小門相通。我所住的這間霉而暗黑的屋子，窗子所對的竈房，就是屬於明善堂所有，且爲明善堂裏面的人，出入必經的過道。在竈房裏面煮飯的兩個信女，有一個濃髮滿頭，臉子白淨，微微有點胖，對人總是笑盈盈的，就是萬長興的親姐姐，大家喊她萬姐姐的。她是個年青的寡婦，丈夫又沒跟她留下兒女，便隨着家娘婆屠大娘，小叔子屠其祥，一道加入善堂，把年青的歲月，全打發在求生的希望上面。紅十字的職員除理事長而外，就只有一個書記兼會計的王傑三，一個送診處的醫生助手郭晉三，他們和理事長每天三頓飯都到明善堂那面去吃，而我這一個新來的雜役呢，便由萬姐姐頓頓親自送飯過來給我。她總是把菜呀飯呀湯呀，端在她那豐滿的胸前，作爲一次送來。她走在天井裏，借沒踏上三尺多高的水泥階沿，就笑盈盈招呼我：「湯先生，吃飯囉！」

她是依照她們善堂裏面的規矩招呼我的。明善堂裏面的男子，不論做任何卑賤的事

情，頂起碼的都稱爲「先生」，而在上的便叫做「老師」，更高級的就喊做「太爺」。女的則依年齡大小，叫「大媽」，叫「孃孃」，最起碼的稱呼，則是「姐姐」。我到紅十字會裏面，第一個叫我「先生」的，算是萬姐姐，起初使我不好意思，覺得不合我所處的身份，可是見她喊的時候，全是誠心誠意的，久之自然就有感激的心情，所以每次見她送飯過來，我便要跑下去接着，帶着一些歉然的臉色，藉以表示感謝。

萬姐姐完全是在稻麥田中生活大的，豐腴白淨的臉子，全是一副純真樸實的表情，就是對人在笑盈盈的時候，也沒一絲可疵議的邪意。假如把她穿上天主教女修士的白色法衣，頂着白色的披風，照下一幀像片，指點給人們說：「這就是聖母哪！」人們將會相信，並會起着莊嚴尊敬之感的。她和另一個信女，通常要煮兩桌多人的飯，又沒工錢，全是發自信心，自盡義務，毫無一點怨尤，總是一臉愉快的神色，對人笑盈盈的，她大約有二十六七歲光景，正是青春旺盛的時候，卻把紅塵中應有的希望，全行割斷了，這是很不容易的。有時看見她的臉子，不免有些過分的蒼白，便可想見就是她那極端樂觀的心情上，也有着寂寞憂鬱的小蟲在蛀蝕着哩。

我在她的心目中，是被看做小兄弟的，她來收碗的時候，有時看見飯菜剩的多了，

便斂着笑容有些歉然地說：

「菜炒得不好嗎？怎麼纔吃這一點？」

有時看見我借沒有吃完，便站在側邊，搭訕一兩句：

「你家可來得真遠！」

不久，我就知道，廖太爺的馬伕姜興發，大家喊姜先生的，在暗中戀她很久了。姜興發是跟廖太爺來巡視雲南各地的善堂的，他和廖太爺都算是明善堂裏面的客人。大家尊敬上頭來的廖太爺，連帶他也受到器重。他可以藉烤手這類的託詞，在竈門口蹲個點把半點鐘，沒人敢去請他走開。他的年紀，約莫四十左右，臉子粗糙，皮色棕紅。眉毛眼睛，卻都很黑。終天長衫拖拖，鞋是布襪的，有點像大公館裏面的管事。一點也不像拿鞭子的馬伕。他說話一點也不粗野，就是在表示他的愛的時候，也在隱約其辭，不使對方感到難堪，或使旁人覺到不快。夜深的時候，我在病態的黃色電燈底下，捧着一本書，靜靜地看，有時便聽見他在竈房裏洗足，把雙足擦得擠咕擠咕地響。我這間土牆上頭的窗子，修的高，又掛着帶有煙灰的蛛絲網，一點也看不見竈房裏面的動靜。只能聽見各人講話的聲音。

「太辛苦了，明天一早，讓我來挑水！」

姜興發在輕聲軟和地說話，一面是盆裏響着低微的水聲。

「辛苦什麼，事情做慣了，就一點也不苦！姜先生，你借是多多侍候太爺去吧！」

萬姐姐在愉快地說着，一面菜刀在菜板上響，她大約是在做一些醃菜，準備醃在罐子裏面去的。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的，看見人家太辛苦了，心裏總是過不去的！」

「姜先生，你這樣的菩薩心腸，好好修上去，一定會成正果的！」

「唉！」姜先生輕微地歎口氣，「哪個敢起那樣大的雄心嘍，我只想老老實實做個好人算了，有一片好種稻的田地，有一座結果子的樹林子，門前有一條長流水的小河，夏天在河邊樹子底下息息涼，順便借拿釣魚竿釣釣魚……」

「呵呀，你咱個想起的？你吃素的，你借釣魚？當真是着了魔了！」

萬姐姐尖聲驚異地叫了起來。

「我當然是釣着耍的！我就像我們幾十幾代前的老祖宗一樣，拿根針來做釣鈎咄！釣一輩子都釣不起來。」

「哪個是你的老祖宗？」

「這你都不曉得麼？好聰明的人，姜太公在此的姜太公咄！」

姜興發笑着說，萬姐姐和另一個女的，也都笑了起來。在笑聲中，姜興發又吐出很莊重的言語：

「要是有了家，我當真要修他一間神堂的，只消你誠心誠意，一家人都會白日飛升，借連雞連犬哩！」

「你光是這樣說，沒用咄，你要去做呀！」

萬姐姐對於這種幻想，似乎也有些神往了。

「唉！」姜興發在長長歎口氣，「我就是打不起勁哪，想着就是一個人，孤孤單單的：在那個鄉裏面……」

竈房離善堂裏面供神的地方，相當地遠，再加以有曲折的過道隔着，所以晚間在神堂裏面打坐的人，總一點都聽不見竈房裏面的笑聲的。姜興發他是住在我這間屋子的樓上。這是惟一的一間樓房，裏面堆着印經書的木刻板子，他白天的工作，多半是跟屠其祥他們，一道印刷經書，手常常弄得烏黑烏黑的。通到樓上的樓梯，是搭在挨近竈房的

過道上，因此，他工作一完，或是息息氣，總是走到竈房裏面去的。

善堂裏面不滿意姜興發的，大概就是屠其祥了。他是萬姐姐的小叔子，萬姐姐算是他的嫂嫂。他和姜興發白天一道做工，晚間又睡在一處，姜興發到竈房去做什麼，他當然是會慢慢看在眼裏的。他不過二十三四歲，卻已老成持重，如同一個中年人。他在善堂裏面的信仰極強，對他那同在善堂裏面洗衣掃地的母親，持着一種疎遠的態度，不以媽這個親密的字眼來稱呼，卻依照一般人的喊法「屠大媽」。他在善堂裏除了印刷經書而外，便是做着侍候老師們的卑微工作，也掃地，也倒痰盂，也打洗臉水，吃飯的時候，偕要幫老師們添飯。他在善堂裏的地位，雖然卑微，卻對世俗上的人比來，他覺得他借是高貴的。他對我說：

「我麼，我是不坐人力車的。」

我就讚美地湊和：

「當然，你們是行善的人囉！」

「倒不在這點！」他更加板起他的面孔，「我根本就討厭人力車，那是渣櫃吶！什麼髒東西都裝，妓女哪，小偷哪，哪一樣不裝進去？」

他常在晚上的時候，闖進窻房裏去，但他不敢直達直責備姜興發，卻帶着警告的聲調，恫嚇地說：

「你們這樣吵不行的！裏頭老師些都聽見了！」

姜興發對他相當客氣，平常笑嘻嘻地喊他「屠先生」，在這個時候，便更加客氣起來，不是說：「來洗足，我剛倒下的水。」就是說：「出去喝茶嘛，我請你！」

屠其祥對於請他洗足，總是硬聲硬氣地回答：

「我纔洗過了，哪個又洗！」

至於請他喝茶，卻又有些高興，可仍舊表示了拒絕：

「這夜深了，哪個借出去吃茶？」

顯然他明白姜興發有着某種的企圖，而企圖又是與他們的善堂起着衝突的，所以他總不上姜興發的釣鉤，永遠要表示出一個監視人的地位，使姜興發不敢任意放肆。也許姜興發始終沒有在窻房裏面，說出粗野的話來，是和屠其祥的常常突然出現，不無關係的吧？

姜興發常常拉攏萬長興，笑咪咪地跟他問長問短：



「小長興，肚皮餓沒有？我們到巷子口上，去吃豆花米線！」

萬長興總很頑皮地回答：

「我不去吃，那裏面有螺螄！」

「胡說！你叫豆花米線，他咱個會放螺螄？」

「我不曉得！你常常偷着去吃螺螄米線，上面假裝放起豆花。」

「這小東西！……你不吃米線，你騎不騎馬嘛？」

要是馬鞭子在手裏的時候，姜興發會把鞭子用力甩一甩，甩出呼呼的聲音來。

「我纔不上你的當嘞！」萬長興把眼睛一鼓，「你把人家放上去，一鞭子打起馬來，沒把人嚇死！」

「這回一定規規矩矩的騎，我不說謊話。」

萬長興聽見這麼說，有些心動起來，便朝理事長那間屋，偷偷瞧了一眼。姜興發便拉着他出去，一面小聲地說：

「你不好回來說，你姐姐叫你出去買東西？」

有時晚上，萬長興也到窰房去打鬧，他估住姜興發帶他出去買餌魁巴巴吃。這是昆

明的特殊食物，飯米舂成的，像寧波年糕一樣。小販晚上挑在街頭，用炭火烤熟，塗上一層紅辣椒醬，味道異常好吃。但姜興發在這個時候，卻不想出去了，他推託地笑着說：

「那吃不得的！」

「咱個吃不得？你纔說得怪囉！」

「你敢吃哪？你當真敢吃哪？」

「咱個不敢吃？你去跟我買來！」

「你問問你姐姐看，裏面不乾淨，有豬油！」

「有豬油！你哩票子纔有豬油囉！」

萬姐姐似乎在旁邊看不過意了，便噴責地說：

「長興，你真小猴子一樣，那樣纏姜先生不好的，看我不告朱老師！」

「牛老師都不怕，借怕啥子豬老師？」

萬長興最怕朱老師，但背了朱老師卻也敢說朱老師的壞話。

萬姐姐卻又急又笑地罵道：

「長興，你亂講嘛，看我不打你！」

立刻聽出一串小足步在奔跑的聲音。姜興發顯然在站起來攔阻了，他笑着說：

「你打他做啥子，小娃子就這樣好！」

我住的屋子，本來寂寞得像座墳墓一樣，經他們這樣的說笑和吵嚷，也就逐漸充滿生氣起來了，有時借想走過去看看，讓我的聲音也能參加進去，彷彿聽見人家唱歌，自己也想和他幾聲似的。但以萬姐姐天天送飯來的大門，業已關了，又不願意走理事長屋內那間小門，再經過神堂那面的天井而去，就只好屏聲靜氣地，傾聽着他們的語言，夢幻地瞧着他們帶笑的容顏。

有時候，竈房裏也很靜寂的，兩個信女都到神堂裏面去打坐去了，姜興發一個人坐在竈房裏面，用鼻音緩緩地哼着歌曲，是什麼歌曲卻聽不出來，只覺得調子滿帶着憂鬱而又淒涼的意味。使人想見一片荒涼的原野，沒有人煙，也沒有一隻飛鳥。又好像天已黃昏，層層的遠山，抹着蒼涼的暮色，靜靜地等候夜的來臨。

後來姜與發隨着廖太爺到外縣去了，竈房便也就非常清靜起來，我的晚間雖然很是寂寞，但也趁此可以靜靜地看書了。紅十字會的事，只是白天纔忙。早上起來打掃地，倒痰盂，抹桌子。把整個會所弄清潔了，然後纔替臨時送診處，燒開一大壺開水，讓它冷掉，以便醫生用來洗滌病人的瘡疾傷痕。等萬姐姐送來的早飯，吃過之後，我就去把門口的號房打開，升上紅十字的旗子，於是坐在號房裏邊，靜靜地磨着墨，等候病人到來，便給他們掛號。這事情在我未來之前，是會計兼書記王傑三代理的，現在則由我這雜役來兼了。來看病的，多半是城市裏生瘡的貧民，害眼睛的老婦人，耳朵流膿的小孩，生皮膚病的爛手爛足的兵士。兵士一來就很多，整個號房裏面都塞不下他們，有的鬧鬧嚷嚷的，坐在板凳上說笑；有的則一言不發地，沈澀的眼光，呆呆地望着人。但他們對我這掛號的，都很客氣，要我掛號的時候，喊我「師爺」，有的僥使我吃驚地向我舉手敬禮，右手不方便就用左手，使我忍不住想發笑。有些時候，也有一兩個年紀很青的女人到來，穿著相當漂亮，掛號報名的時候，說她是學校的女學生，只因打秋千不小心，跌破了臉子。醫了走後，送診處的醫生助手郭晉三便披着白衣，從醫療室鑽了出來，到我號房裏，翻着掛號的存根簿，現出異樣的笑容，責備地說：

「你咱個跟她掛成女學生？看樣子明明是爛屎哪！跌傷的！哪裏會是跌傷的？一定是爭風吃醋，拿刀子跟她戳的。傷口腫得倒人，可瞞不倒我們醫生！」

醫生助手郭晉三是個陰沈的人，臉子白淨，上眼皮卻似乎有點腫，老是帶點生氣的神情。有時同人談到外科醫生這門職業，便要歎氣地說：

「這簡直是吃的髒飯！有時候，你聞着那股臭氣，簡直要嘔！」

醫生劉錦堂卻沒有這類抱怨話，他是完全來送醫的，不拿一個錢的薪水。但他對於病人掛號的事情，卻非常的注意，倘若有一兩個狡猾的兵士，不掛號就混進醫療室去就醫，他便要氣沖沖地領着那人過來，指責我地說：

「你咱個整起的！又掛掉一個人！」

有時候醫完了病人，他又會走來，摸摸我的掛號存根簿，感到很快樂地說：

「好好收着，不要打失哪，這要報上去的！」

掛號存根簿，的確要報告跟總會，藉以表示分會經常的工作的。劉醫生他是紅十字會的副理事長，所以常常想把分會的工作，竭力幹出一點成績。他住在明善堂內，也是吃長素的，雖然借沒有達到被叫做「老師」的地位，只給大家喊做「先生」，可是善堂

裏面金錢的出納與保管，全由他一個人負責，極和家庭裏面一個當家人那樣的地位相似。他有四十六七的年紀，臉子黑瘦，形似螃蟹，濃眉厲眼，再配上硬硬的小鬍子，簡直可以說是惡斜斜的。在他的心腸卻是極好的，整個上午在醫療室送診不說了，到下午偕提個塗有紅十字的小黑漆箱，走到人家裏去診治病人，錢也是一個也不要。有錢人家也極歡迎他，把他診過的生瘡的孩子，作爲他的乾兒子；拜他爲乾爹。他的人緣很好，昆明的基督教青年會，請他做一個徵求會員的隊長，他的成績達到最高的數目。明善堂內的人些，也頂喜歡他，他用不完的東西，總送給他們。像屠其祥就簡直是他的崇拜者，逢到跟劉先生做事，是都格外跑得快些。石見他從外面回來，無論做着什麼事情，都要放下手，跑去跟他打洗臉水沖茶。

劉先生是個四川人，年青時候跑到昆明，海起袍哥，漸漸搞到大爺那樣的地位，後來開電影院找着了錢，成爲一個有地位的人物。不幸電影院遭了火災，他就在大火熊熊中，抱着裝現款的小箱子，從樓頂跳了下來，竟一點也沒跌傷。人家認爲奇蹟，他卻以爲神在暗中保佑。於是他再不留戀紅塵中那些酒醉肉香的生活了，便把剩下的生命和財產，全部交跟善堂。他覺得行善莫如行醫，便交些外科方面的朋友，買些外科方面的醫

書，一面實驗一面就行醫起來。郭助手不大在背後說他的壞話的，但也有時候小聲地說：

「那講到開刀施手術的話，哼！」

他搖搖頭，不說下去了。好在這個送診處規模小，重傷和生致命瘡疾的人，都不大來的。劉先生自家學來的醫治方法，也儘夠運付自如了。掛號和診治，一到正午十二點鐘，聽見翠湖西邊的兵工廠一放哨，便全部息了下來。我放下筆，借得馬上拿掃把，到醫療室去，把散在地上的膿水棉花，帶血的綑帶，全部掃個乾淨。屋子裏充滿了膿血的臭氣，和科羅仿那類強烈的西藥味道，開頭聞不慣，簡直使人有些頭腦發昏。因為醫療室是間很小的屋子，又不大通風的。無怪郭助手要感到煩厭，但於此也可以看出劉醫生是在怎樣真心地爲善了。

#### 四

到了下午，送診處再沒一點事情了，號房也用鎖來鎖着，但五綰長鬚的老頭子，卻不斷地出現在我的面前，他不讓我安靜地坐在什麼角落裏看書，總要想方設法找些瑣屑

事情給我做。他會忽然去搖搖那些客堂裏面的桌子，叫我跑到天井裏面，去找些瓦片子來另外墊過。再不然就叫萬長興把明善堂那邊的篩子拿來，叫我篩芝麻，把豆子泥塊選出。最麻煩的是客人到來，他陪着客人在客堂裏坐，卻叫我趕快臨時打火燒茶，往往茶借沒有燒開，客人走了，他便要氣狠狠地指責我，嫌我太慢。最使我高興的，就是出去買東西，或者跟一些理事或會員送信了。而且地方越遠越好，我使可以在外面多耽擱一些時候，暫時使我成爲我自己的。

我不想偷懶，但昆明的一些新奇景物，卻不能不使我的足步，停留一些時候。頂使我喜歡看的，是南門城外滇越鐵路的火車總站。這個近代的物質文明，在四川進學校的時候，只在書本上看過簡單的圖畫，現在纔算是親切地活動在眼前了。一連串的火車，轟轟隆隆地走在排着白楊的堤上，漸漸地拿跟樹子遮去影子，漸漸地消失了聲音，只在遠處原野的綠樹梢上，流動着黑色的煙子，以至後來連煙子也完全拿跟天野吞沒了。這些我都靜靜地看在眼裏，但那不可制止的寂寞，卻從心中暗暗地升了起來。我想着，明天或者後天，他們就到異國的天野裏去了，明麗的天空，秀綠的椰蔭，都帶着新異的色彩，迎着他們，而我這流浪的年青人，卻老留在這個灰色的古老的城圈子裏面，過着困



頓的卑賤的日子。我初初找到工作時候的安靜，已漸漸失掉了，只是感到厭惡和憂鬱。

我要驅遣我的寂寞和憂鬱，我便開始做起詩來。我假託我在街頭碰見一個可憐的女子，在人靜的深夜，向我訴說她的悲哀的身世：爲了解救她一家人的飢餓，她自願賣給有錢人家做個卑賤的婢女；爲了不受到男主人的污辱，她又逃到街頭成個孤苦無告的求乞者……詩的題名，我已記不起了。我寫好改好，又慢慢加以謄清，纔決心把它投到「雲波」半月刊去。這是昆明當時僅有的一個純文藝刊物，三十二開的版本，約有二三十頁的光景。小說，詩歌，散文，樣樣都有一些。稿子投去不久，雲波社就有兩個青年到紅十字會來看我。一個是尹潤溥，他穿着有小花點的灰色綢衣，黑緞子的鞋子。臉有點胖，卻並不怎樣光整，小小的眼睛，凝定地看人，顯出他雖年青，卻已有些世故似的。他在「雲波」半月刊上，專寫小說，而且是寫雲南農民的。他來看我以前，我就讀過他的小說了。另一個更年青，只不過十七歲光景，他叫夏鍾嶽，穿着黑色的嗶嘰長衫，踏着黑色的皮鞋。一頭濃黑的頭髮，白淨的瘦臉，大大眼睛，熱情地望着人，卻不大講話。他是寫新詩的，我也早在「雲波」上看見過了。尹潤溥告訴我，他在「幸福月刊社」的編者那裏，看見我寫去的信，他就到我住的客店去找我，不幸我已離開了。

無法再行找到我的蹤跡，現在看見投稿去的通信地址，便立刻走來會晤。

「幸福月刊」是昆明的一個綜合性刊物，我在街頭徬徨找職業的時候，恰好看見它的一期裏面，載有一篇提倡勞工運動的文章。我便帶着墨水壺和鋼筆，到背靜的茶鋪子裏面，寫給編者一封近乎千字的信，內容是說你們提倡勞工運動是很好的，鼓吹知識分子參加工廠作工也是很對的。假如你們能介紹人到工廠裏面去做工，我就願意首先做你們言論的實行者。可惜投去約有五六天，都沒有回信，我便把投去信這回事，也一併忘記。尹潤溥告訴我，這是一家領津貼辦的刊物，好聽的議論，都只是一些官樣的文章，並不在乎實行，也不願意實行的。他以客人的身份到那裏去玩，偶然看到我這封熱忱真摯的信，便禁不住跑去客店找我。

他們問到我爲什麼要離家遠走，來過這種苦難的生活。我便說，人是不應該安於他的環境的，應該征服他的環境。因爲人是生來活動的東西，便當不顧一切地去活動。一個人，能夠吃苦，能夠耐勞，能夠過最低度的生活，外界無論什麼東西都不能嚇退他的。這是我當時談話的最主要的意思。同時，我也全靠這些念頭，敢於拋掉了我一切的所有，赤裸裸地走到世界上來，和世界作殊死的搏鬥。

我在紅十字會工作，雖然感到了厭惡和忿怒，但並不就此十分悲觀起來，我是一得閒暇，就要熱忱地讀書，熱忱地寫作的。有時晚間閒了，而又可以離開會所片刻的時候，我便要步出幽靜的小巷，到翠湖邊上去閒走一會兒，盡量想出一些詩句。我後來登在「雲波」半月刊上的一首新詩，便是在繁星之夜，坐在湖濱石凳上做的。題名大約叫做「流星」。

天空的星晶瑩，

水裏的星淒清，

都睇着我眼波盈盈。

忽地一閃流晶，

天空的星向我飛奔，

水裏的星向我湧進。

呵呵，我要擁着雙星，

光燦地飛騰！

年青詩人夏鍾嶽下一次在尹潤溥家裏碰見，便睜起他那熱情的大眼睛，站起來對我

望了又望，哈哦似的說：

「你這雙眼睛，真是奇妙，咱個我們在湖邊看不出來？」

尹潤溥不僅從事文藝也極熱心政治，他是個三民主義的信徒。這在當時的雲南，算是頂進步的青年了。因為在唐繼堯統治之下，三民主義是不敢明目張膽宣傳的。我們自然而然地，也就從文藝談到政治上來。他坐在圈椅上靜靜吸着煙，現出自信很強的樣子，低沈地說：

「我不同意！那是不能廢除的，農民的自私自心多重去了，他爲了自己，可以吃得很節儉，可以勤勞得像牛一樣，必須財產私有，纔能使人民富起來。否則，越來越窮！」夏鍾嶽卻不喜歡談這一套的，他是純粹醉心於文藝的詩人，他把「少年中國」上面田漢作的「獲虎之夜」，選幾節淒惋動人的段落，熱情讀給我聽。那是講一個落魄的年青人，在淒涼的晚上，獨自走到山上，去望他愛人窗上的燈光，不幸中了打虎的槍，給獵戶擡下山來，流着眼淚告訴他爲什麼去到山上的原因。夏鍾嶽唸着這些臺詞的時候，自己的眼角，也情不自禁地潤溼起來。

雲波社的另一個年青詩人，是周泳先，他和夏鍾嶽差不多是一樣大的年紀，濃黑的

頭髮完全梳朝腦後，臉子白淨豐腴，常常露出笑容。愛穿件小小花點的青色綢子夾衣，有着世家公子那樣的派頭，對人也很熱情。他很贊美雲波社另一詩人的詩，要不要都聽見他在講：

「梅紹農這首詩實在好！」

但有時又會帶着沒有自信的神情，小聲笑着說，「怕同外面的詩比起來，是要差點吧？」

梅紹農是雲波社社員中，惟一讀大學的一個人，他當時在翠湖北面湖濱東陸大學內讀書，我沒有在尹潤溥家裏遇見過他，只有次同周泳先走在洗馬河，周泳先忽然指着三兩丈遠一個著西服的青年，說那就是梅紹農，並立即把兩方的姓名都加以介紹，大約介紹的很隨便吧，梅眉毛眼睛都沒有動一下，我也保持着我一個工人的驕傲身份，不肯走過去攀援握手，於是就彷彿各人都有要事似的，隨即走開了。我那時也很有些孤傲，不大特別去找哪一個人，除非他來找我。只是尹潤溥家裏，我倒自動地去過幾次，我覺得他有做兄長的風度，能夠十分懇切地同你談起來，可使彼此之間，感到親切，而用不着一點戒備。他下細地批評我作的作品，並能作出適當的鼓勵。他感慨地說：

「我們就這樣作東西，發表發表，是不夠的，必得借要去豐富我們的生活，創造我們更大的前途！」

不久以後，他就放下了筆，搭上滇越鐵路的火車，經過安南，到廣東去進黃埔軍校去了。五六年後，我從南洋回到上海遇見在暨南大學讀書的周泳先，始知他在東江一役中飲彈陣亡了。

我在四川的時候，對於當兵這個事情，與其說是不感興趣，無寧說是憎惡的。因為五四運動的新思潮，是含有非戰的成分，四川連年的軍閥戰爭，又都身經目擊過，所以一些同學改入軍校，一點也不能引起我的好感。我倒是讚美一些搞團防的人，他們確實能夠使鄉里安靖，人民樂業。農民揹着槍枝，在田野裏面成千人的大遊行，我是用一個孩子的喜悅，跟着叔父他們參加過的。我在離開四川之前，曾跟彭縣濛陽場的團總楊劍漁，上過一封辦團練的長書。裏面充滿了大膽的說辭，勸他善自充沛實方，肩起驅除軍閥的大任。他回了一封信，希望我從成都到他住的彭縣縣城去會他。不幸我去雲南之行，業已和順路回珙縣的友人約定，非及時動身不可，只好又去信告訴他，我即使去同他面談，也無非是先前書面上講的那些話，希望他照那上面講的做去就是，用不着我再

去多說。假設那時候他要我去幫他辦理團練，將自己全身武裝起來，怕也不易阻止我的半工半讀的計劃。因為從事武力，把自己完全交給刀槍，總是不大能夠誘惑我的，我是週身都彷彿充滿輕視武力反對強權的情緒了。所以我只是毅然決然地，揹個幾本書幾件換洗衣服，便登上了無人願去的旅途。

等到進了紅十字會做雜役，半工半讀的理想成了夢幻，且給我以實際的痛苦，更加以尹潤溥的懇切影響，於是我也漸漸改變了念頭，也想學尹潤溥一樣，打算去進黃埔軍校了。可是由昆明到廣州，得花滇幣一百元，纔能到達。我當時在紅十字會的工錢，是每月滇幣十四元，除去給明善堂十二元的伙食費而外，只能剩下兩元。即使不剃頭，不縫衣，不用一文零用錢，也得積攢四年零二月，纔能湊足。我沒法弄錢，便異想天開，給楊劍漁一封信，說明投考黃埔軍校的原因以及路費缺乏的為難，希望他能予以幫助。這真是一個年青人不識世故的大膽了！不知是信沒交到，借是被他嗤之以鼻了，總之像小孩子在海邊，丟了一塊石頭。好在我當時存着姑且試之的態度，所以就並不怎樣失望。惟一慰安我的，就是我在閒暇的時候，盡量地讀書，盡量寫東西！我怕五緡長鬚的老頭子打我的麻煩，我總竭盡所能地把會內我所應做的事情，件件做得妥妥貼貼的。

## 五

紅十字會的會員，有好些是外縣的農民，他們加入的原因，是想得到一桿有着紅十字會的旗子，拿來掛在門口，以為從此可以不受糧子的騷擾，免除拉伕的迫害了。同時他們又是明善堂的信士，來到紅十字會的時候，定要去善堂內叩頭的，或者就一直寄宿在善堂裏面。大約明善堂的傳道士，勸導他們加入紅十字會，是用那樣的好理由去勸告的吧？一些農民穿得很是簡樸，袴子沒有袴腰，蹲在地下的時候，就會打出半邊屁股。洗臉也不用洗臉帕子，雙手把水捧在臉上，用手板拭拭就是了，手上的水，臉上的水，都由它自己乾掉。他們加入紅十字會，是要出十元以上的會費，纔能換到一桿旗子，並不是不花一文錢的。至於加入善堂，要花好多，則又不大詳細知道了，問到他們的時候，總是很嚴肅地回答：

「這沒一定了！這是你自己的功德！」

「出一次就算了，借是要常常出的？」

「那當然要常常出的！」



有一個叫做姜長順的年青農民，大約是昆明城外的鄉里人。身材並不高大，卻很壯實，臉色黃裏帶黑，額上和鼻子兩邊，稀稀地長着一些疵粒。眼睛靈活，喜歡和人講東講西的。他來的時候，多半住在樓上，替善堂印刷經書。每次總要住個六七天，纔又回到鄉里去種田。他會唱很多的民歌，沒事的晚上，便走到我住的地方，坐在牀上，一隻腳搭上板凳，細聲細氣地，哼些歌來聽，使我這靈而暗淡的屋子，變得很溫暖，而又添加了光彩。

「三位大嫂過河西，中間那位是我妻，頭上金簪是哥打，肚中娃娃是哥哩。」姜長順唱着這首歌的時候，眼睛充滿着快樂的微笑，唱完的時候，他就說他們鄉里的年青人，常常愛唱這樣一類的歌，去開那些過路女人的玩笑。而那些臉龐給太陽曬得紅紅的女人些，並不惱怒，反而唱起嘲笑的歌，熱烈地回答過來。姜長順不待我催他，他就學着女人的腔調，窄起喉嚨，秀聲秀氣地唱着：「三位大嫂過河來，中間那位是你奶，頭上金簪是爺打，肚中娃娃你投胎。」他一唱完這首歌的時候，便偏起頭朝窗外傾聽着。竈房裏有女人的聲音，在楚楚地笑了起來，顯然是萬姐姐楊姐姐她們，也在傾聽這首有趣的歌曲。姜長順的臉色稍稍有點紅，同時呼吸也有點迫促，他站起把板凳朝窗下

一拖，隨又坐在我的牀上了。他沈默着，側着耳朵。竈房裏面那兩個年青女人，在竊竊地私語，一點也聽不出來到底講些什麼。姜長順使移近窗子去坐着，微微露出笑容。

姜長順常常一到晚上，便溜進我的屋子裏來，他看見我在看書，或是寫東西，便趕快揚一下手，小聲地說：

「你做你的事，我不打岔你，我就在這裏坐坐！」

他輕手輕足走到挨窗子的牀邊，輕輕地坐下，把右足放在板凳上，沈思地望着地下。我也不打岔他，只是看我的，寫我的。有時我寫得很久，手酸放下了筆，我纔掉過身子去，低頭沈思的他，仍然孤寂地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地。於是我走到牀邊上去，和他並排坐着，用手動一動他的膝頭，請求他說：

「唱一首歌好嗎？」

他擡起有些茫然的眼睛，現出不願意的表情，但等一會兒也低聲唱了，但聲調卻是含着憂鬱的：

「妹嬌娥，憐兄一個莫憐多！已娘莫學鯉魚子，這河又過那條河。」

這是他在枯坐的時候，最愛唱的歌了。若在他快樂的晚上，他在牀邊上坐一會兒，

就會耐不住寂寞地，催促我說：

「息息吧，我來唱首歌跟你聽聽！」

這時他唱的歌，便是訴說愛情，充滿歡樂。有的是講早上太陽出來的時候，男女雙雙到山上去打柴割草，下午太陽落山的時候又雙雙地揹着回來；有的又講男的在田裏打穀子，女的挑着稀飯和水，跟他送到柳蔭樹下去。他聲音提得相當高，每唱完一首的時候，都要傾聽窗子外面，有沒有什麼動靜。有時他也唱着熱烈的情歌：

「白布帳子花枕頭，問你小哥睡哪頭？爲念小哥來路遠，就與小妹睡一頭。」

他的家是在山谷裏，許多人家中的一間小茅屋，門前長着幾根綠蔭蔭的橘子樹。父親早年去世了，守寡的母親，常在下午日落偏西的時候，坐在樹下紡棉花。母親是愛敬菩薩的，鄉里的忙月一過，就常叫兒子到城裏的善堂相幫。兒子並不大信神，也不願意進善堂吃長素，只想在鄉下好好地種田鋤地。他常常對我贊美他鄉下的山泉水，能夠終年四季地灌田，喝起來又帶點兒甜味。又誇獎他地裏生長的毛豆，只消摘一小把，就能剝出一大碗。又稱許他山上的雞蹤菌，雨下過後，白嫩嫩長在草裏頭，吃起來比雞肉還要好吃。

起初來的時候，他總想提早趕回鄉下去，到後來漸漸次數來的多，而且也有點捱着不想走了。母親叫人帶口信來，說是地裏的麥子，該鬆得土了，田裏的菜子，該澆得肥了，他總是默默地聽着，半晌纔說出話來：

「等兩天我就回去了！」

有一夜，挨邊要睡覺了，靜寂的竈房裏面，就靠我窗外的壁頭不遠，有一種壓抑的哭聲，像是竭力要忍又忍不住似的。我朝窗子望望，竈房裏是一片地黑，顯然早已沒人在那裏作事了。我凝神聽聽，卻又聽不出到底是誰，不免有些好奇，而又感到納悶。

等不一會兒，萬長興這個小孩子，笑嘻嘻地走了進來，小臉上露出奇妙的神色，他一走進來，就拖根板凳去望窗子，但站上去借欠一節，便立即跳了下來，要朝門外走去，我就連忙拖着，問他哪個在哭。他綑着手說：

「姜先生，朱老師罵了他。」

我很是詫異起來，連忙又問：

「爲啥子事？」

「他拖楊姐姐的手，朱老師要趕走他！」

萬長興用力摔脫手便跑出去了。

楊姐姐是比萬姐姐年輕個六七歲光景，大約只在二十上下。臉像隻雞蛋，不胖，也不瘦，只是黃裏夾點黑，但豐潤的兩頰，卻透出血氣旺盛的紅，好像微微抹上過一點胭脂。眼睛黑溜溜的，不大敢望人，有些害羞的孩子似的樣子。同她講話的時候，她的臉子，就更加來得紅了。聽說她借沒有嫁過門，名義上的丈夫就生病死了，她不想再嫁人，便吃長素，到善堂裏來修行，把美好的青春，打發在寂寞的日子裏面。起初善堂裏的人，嫌她年輕，又有那樣的姿色，不肯要，她發誓願做竈下婢，替大家煮飯，纔勉強收留，她從來沒有跟我送過飯，也不到紅十字會這邊來，她每天只是同着萬姐姐煮飯，晚上沒事的時候，單在神堂裏打坐而已。有時我到竈房裏去打洗臉水，問她水在哪兒，或是熱沒有熱，她總是紅着臉，急促地回答。

姜長順這回遭到阻撓，不知是楊姐姐給他拉手吵了起來，借是願意被拉，而被五絀長鬚碰見呢，始終是一個謎，無從研究。問厝其詳，他卻竭力否認，連姜長順的啼哭，他都偽作不知。借笑着說：

「你怕在作夢囉！」

萬長興呢，大約已經被人囑咐過了，我問到這夜的事情，他就笑着跑開。後來我纔想起，這裏是一座莊嚴淨潔的聖地，豈可以有着這類的風流事情。於是便不再探究下去了。

## 六

然而，在這聖地裏也借是發生過一件居其祥也不能掩飾的事情哩，他借要忿忿地罵起來，說是太不要臉了。那是我進紅十字會半年之後，明善堂已經搬到另一個地方了，只是我的伙食仍是包在那裏，每天須要走去吃三次，所以那面發生的事情，對我仍然不會隱秘。明善堂內除了兩個煮飯的年青信女而外，借經常住有兩個中年信女，一個叫尹孃孃，臉子光滑胖胖的，衣服穿得相當整潔，常常大模大樣地不理人，有時也對善堂裏面的事情粘出來慢吞吞地講幾句話。她大約是帶有錢來修行的，終天一事不做，只是神堂裏面打打坐罷了。另一個是袁孃孃，很出老相，眼睛有一隻是羅菊花，只能一隻看人，她也單單敬神而不做事的。她沒什麼主見，只站在尹孃孃背後，現出急燥的神情，講幾句引不起人注意的話。我一點也沒想到，一樁無法遮掩的風流事件，就正發生在她

的身上。

男主角叫勇先生，是跟着明善書局做事的王老先生，一道到來昆明的。平日之間，就由他招呼王老先生。王老先生下鄉，要去看那些鄉下的善男信女，宣傳信神的道理時，他就做着重要的跟隨和助手。他和王老先生一樣，是河南省人，年青時候就吃長素的。他的裝束，長衫拖拖，斯斯文文的，極像一個教私學的先生。只是一臉棗紅色，彷彿酒吃得有些醉的光景，其實他倒是點酒都不沾的。他寫一手的好字，能在楹聯上表現出奇妙的才能。在紅十字會的小客堂內，便掛着他所畫的一副對聯。所以不說寫，而要說畫的原因，是每個字的筆劃中間，都大量地留着空白，順着筆劃的空白，就畫上一朵朵的梅花，一隻隻的喜鵲。他遇見我在看書的時候，便會拿去翻看一陣，是哲學經濟學一類的書，他不說什麼，交跟我就算了，若是上面有着新詩，甚至借講着男女愛情那樣的綺語，他就要微微地笑了起來，搖搖頭說：

「看這個不好的，那邊樓上有經書，你去找幾本來看吧！」

自從發生了風流事件之後，他總常常躲在屋子裏面，出來碰見熟人的時候，也不好意思地低着頭。至於我手上拿着什麼書看，他也就更不來管了。

## 七

明善堂的人，我頂感謝他們的一點的，便是他們不以我爲一個宣傳的對象，不用什麼神的道理，來打我的麻煩。這大約是，即使把我說服了，也不過像屠其祥他們一樣，獻身進去，盡義務作事情，供供使喚而已。像這樣的人，在他們看來，是多多又多多的，用不着去費唇舌。他們所需要的信徒，乃是既擁有人世間大量的財富，而又能連身子連財富，也一併進貢給神的。

我雖然思想上精神上，都同他們沒有沾染，但我過的物質生活，卻跟他們吃長素的人，是一般無二的。我在昆明紅十字會內，做了一年半的雜役，總是把飯包在明善堂內。前後不同的情形，是前期我一個人獨吃，由萬姐姐每天送來，後期則到食堂去，跟老師們先生們一道吃了。這種吃齋的生活，我也很能安之若素。只在派遣我到南門外一些遠的街道去送信時，我纔與致勃勃地，走到苦力所常到的牛肉麵館去。這些麵館的桌子當中，總是吊着一張白布帕子，因爲吃了麵的筷子，從來不洗的。吃完就插進桌上的竹筒，你去吃的時候，必得要自行就着帕子擦擦，所以那張吊着的白布帕子，老是髒污



的，而且黏着紅色的辣椒點子。但我毫不介意，只是有味地吃着，把桌上擺的辣椒和鹽，大量地添進牛肉麵去。我的感情已和我的身份我的生活，十分吻合了，學生時代那種講衛生，見什麼不潔就要皺眉頭的脾氣，已經自自然然地丟得乾乾淨淨的了。

我在明善堂一年半的吃齋生活，對於我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我在成都讀書的時候，沒有找醫生檢驗過，但害着忽然發暈以至覺得天地都有點變色的情形，我知道那是極近於貧血病或者心臟病的。在昆明，卻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現象，而且竟連別的小毛病，如發痧之類，都沒有發生過一次。在成都讀書，早上起來，要到有花木的地方去行深呼吸，服從絕朝食理論，早上不吃飯，寢室裏也常常注意空氣流通。在昆明做工，所有的那一套衛生實踐，通通忘記了，甚至忘記我的身體。它在不知不覺的情形中，充分供給我以健康，使我只是想着外界的事情，能用全部力量去對付。素食實在給我以很大的好處！就這點說來，我也是應該感謝明善堂的。

我初期在紅十字會內，雖然身體很健康，但一種奴役狀態的生活，總使精神上感到受傷似的痛苦，五綵長髮不但找些瑣事，來使奴役生活十分具體化，盡其量地磨折人，借常常帶着不信任的態度，總以為我這個沒有鋪保的青年，準會一旦捲去什麼，悄悄逃

走的。半夜的時候，他聽見有什麼響動，或者只是他自己作了惡夢，便會掌着一個燈，不怕霉氣，突然衝進我的屋子，而把我驚醒起來。起初我借以為有什麼事來叫我，後來看明白燈光後面那副怪笑的樣子，纔知道他只是走來監視，查看，巡閱的。約莫有個半年光景，他纔放了心了，一二百元的款子，也讓我取或者去送。明善堂遷移之後，紅十字會便把善堂的舊址，也收為會所，且作為主要的一部分，並把舊的壁板重新上起油漆。五緒長鬚也到善堂新址去住去了，只隔幾天纔來一次。會計兼書記的王傑三，也從此夜遊不歸，醫生助手也要深夜纔能回來，白日和黑夜的會所，差不多成為我的會所了。而且離街市又遠，簡直聽不見一點市聲，這時候是我最好讀書的時候，雖然仍處在奴役的地位，但也暫時不想它去了。

會計兼書記王傑三是個二十六七歲的年青人，額上卻有兩三條淺淺的皺紋了。嘴巴大，很會講話，講的時候，臉上很容易堆起笑紋。五緒長鬚是頂難笑的，他可能把他逗笑。王傑三會用笑話嘲笑人，只是說的時候，挾着大量的讚美和奉承，聲音也不冷厲，倒是熱烈的成分，反而占得多些。比如他向五緒長鬚睜小眼睛，笑着說：

「理事長，你這樣子，全雲南省，都會喊你大善人的！」

這總使五緒長鬚嚇嚇地笑了起來。

他對我也照善堂那面的稱呼，叫我某某先生，而且叫的時候，態度也很自然，不像醫生助手叫的時候，帶着勉強的神色。他見我常常看書，便眯小眼睛，臉上堆着笑，像在譏嘲，又似讚美地說：

「哈，這樣用功，將來你會做到教育部長的。」

聽着這樣的話，自然無從發氣，也用不着同他辯駁，只是一笑置之，或者簡單回答一句：

「不要開玩笑。」

劉醫生和醫生助手他們，聽見他在大聲地又講又笑，即使隔了一兩間屋，也要禁不住地歡笑起來，責斥似地說：

「王傑三這張嘴巴囉！」

有了他，陰沈的會所裏面，便格外顯得快樂而有生氣。他有點像孩子一樣，天真，愛笑，說話毫無顧忌。有時候，借要同萬長興開玩笑，互相用足踢踢玩玩。他是易門縣人，雖昆明約有三四天路程。守寡的母親，同善堂裏面下鄉去傳道的人，都很熟識，

她能讓這個獨子，到大城市來做事，全由於她很放心，認為有老師們監管，可不會出什麼岔子的。王傑三不吃煙，不吃酒，伙食終年包在善堂裏面，也不以為苦，總算是一個好的能自甘淡泊的青年。可是善堂搬開之後，五緒長鬚朝夕不晃在眼前了，於是他出街的次數，便多了起來，有時候，深夜借不見他走回會所，或者甚至於第二早上，纔沒精打采地走了回來，早飯也不到善堂那邊去吃，便倒在牀上，呼呼地睡到正午。

王傑三也不諱言他到什麼地方去來，且有時把那女的美麗以及多情，都用甜蜜蜜的笑容，誇耀似地講了出來。可是，這傳到五緒長鬚的耳朵裏去，便招來了責備和嘲罵。王傑三往往從善堂裏面回來，帶着非常的怒容，臉子有時借留着紅色。算盤珠子比往天打得響些，或是打了一陣，又拔納一聲丟開。晚間忍不住的時候，便找着我來大罵五緒長鬚。

「他跌倒他就乾淨了！抄起老底子來，借不是臭死人？如今老了，不幹了，硬不起了，就來教訓別個。他在我們鄉里，就經常嫖一個齋婆。如今借進城裏來呢，你沒看見？又老又醜，沒人的時候，借在他面前，捲起舌頭，嬌聲嬌氣地講話哩，他跌倒我不曉得，把我惹毛了，看我不跟他傳鑑！」

這樣的一個女人，我的確看過，年紀約在四十八九光景，臉色青黃，打扮純粹一個鄉下女人。不常進城來，但一到善堂來住的時候，總愛在五絳長鬚的房間裏走進走出。有時會把專門侍候五絳長鬚的萬長興，拉到懷裏，拍拍肩膀，歡笑地說：

「你跟我做仔好不好？」

弄得萬長興滿面通紅，怪不好意思的。有時她又拉着萬長興，作古正經地吩咐：「晚上朱老師吃消夜，你把麵跟他煮爛點！他老人家吃不得硬的！」

我見王傑三罵個不息，便勸他不必過爲生氣，不管五絳長鬚先前怎樣胡行亂爲，但他現在對你的用意，總是好的，出於善意。

「他咱個配說人嘛！」王傑三用拳頭打下桌子，「除非他從來就是一清二白的！媽的，傍道高德重囉，不想想咱個好在這些人面前充嘛！老子就是嫖過十來個，也比他更像一點子，不信說在這裏嘛！」

他是墮入懵懂的熱愛中了，誰也沒法子勸阻的，我也不好多講話。只有一天早上，我看見他在吃藥了，一個不正當的歡樂，已在他的身上種下一點點痛苦。胡豆那樣大的三四粒西藥丸子，亮晶晶地裝在茶杯裏面。不知道我哪裏來的靈感，忽然表示疑慮，

小聲說道：

「唔，這怕會妨害生育哩！」

他驚異地問：

「咱個會妨害生育？」

「就怕吃了，以後不會生兒女！」

我冷冷地，神情十分自然地說着。他全不再盤問我，是哪本醫書上說得有，或是哪個醫生親口講的，只是一下子就把茶杯裏的丸藥，倒進痰盂裏，而他從此也少在夜間出去了。這是中國人非常看重後代香煙的觀念，深深影響了他。其次，定是歡樂方面，已經得到了過分的壓足；第二是身體上招來的痛苦，使他達到由愛而憎由熱而冷的境界了。我的無根據的話語，只是碰到他將要收梢的時候罷了。

## 八

王傑三對五絀長鬚的攻訐，也點醒了我朝另一方面的注意。醫療室的隔壁，有座裝穀子的倉，不知是先前哪個會員捐的穀子，借是由會上直接收來藏的，現在則在絡絡續

續賣了出去，經手人自然是五絳長鬚。我無事的時候，便翻看存在會所裏面的帳簿，發現帳上和賣出去的實數，是有隱瞞中飽的情弊，我便悄悄告訴了王傑三。

「好的很！好的很！」他連聲快意地說，一面敲打算盤珠子，熱烈地清查着，打完一通之後，他使用力掀開算盤，大聲罵道：「媽的，我先前簡直拿他滑過了！」

他不直接去揭發，只悄悄地告訴跟會長。結果，事情的解決是依照中國的國情，是隱消了的，全沒引起一點風浪，只是五絳長鬚來會上的次數，減少一些稀疎一些了。同時則在會所裏面，特別開闢出一間屋子，擺上寬大的平牀，放上煙燈煙盤，讓會長隔不幾天晚上就來吹煙，從煙燈旁邊解決一些重大的會務。這一來，就增加了我的麻煩，會長來的晚上，需要燒開水，泡蓋碗茶，走了的時候，偕得弄乾淨燒煙的傢司，準備下一次的享用。我想着我的多事，徒然替自己招來了麻煩，不禁有點苦笑起來。

紅十字會的會長何錦昌，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身材瘦長，臉現灰青色，一看就曉得鴉片煙癮相當的深。眼睛卻鋒利有光，現出很是精明的樣子。常穿青色的花緞衫子，外套黑色的花緞背心。頭上則戴着黑緞的瓜皮小帽。紅十字會的會所，以前明善堂未搬走的地址，都是屬於他家的。打開後門，便是他家的花園，雖不十分大，但花園中

的花草果木，以及涼亭，都應有盡有了。花園過去便是一所龐大中式住宅，裏邊住着他的大家庭。到他父親的那一代，就沒有分家了，雖然活着的，皆有叔父長兄，但他卻管理一家的財政，成爲大家族中的一個領袖。他每天要到正午纔能起牀，吃足鴉片煙的時候，已經黃昏了，晚間纔出去作他在社會上的一切活動。他來紅十字會的時候，總是手裏抱着白銅水煙袋，打從後門進來，背後跟着一個隨從，帶來他吃的鴉片煙之類。他坐着不斷地吸水煙。不到二三十分鐘，他就舒舒服服地，躺在煙燈旁邊了。

白天會中有重要的公文，須要他親自披閱決定，便由我送到他的房間裏去。但去的時候，總以爲是正午了，他卻僭沒有起來。我爲了省卻打回轉或是空等，便先打個電話去。接電話的總是他房裏的鴉頭，你問會長起來沒有，她就茫然不知回答，你問二少爺，她就懂了。二少爺是裏裏外外的人，都喊在嘴上的，只我們紅十字會的人纔叫會長。他家庭的鴉頭很多，大的鴉頭僭使喚小的鴉頭。穿進花園，走進了他的家裏，總常常使我想起了紅樓夢中的榮國府。但裏面人物所用的東西，卻是最西化的。會長看公文，老是躺在煙燈旁邊，但要批幾句的時候，便起來坐在那張可以轉動的西式木椅子上了。書桌的形式，我幾乎把它當成鋼琴，拉開蓋子口，纔現出各色精緻的墨水瓶印色盒。



子來。會長一面扭開綠綢罩着的臺燈，一面用最好的美國派克筆，在公文的白紙邊上，批上幾個小學生寫的那樣的好字。

他家在宜良縣，有不少的田地，昆明城內有很多的房產。家裏除了個管帳先生，僱專門僱個收稅的年青人，但他自己私人名下僱有街房，家裏人是不知道的。他把每月收租的事情，託之王傑三，有時也叫我去。他家裏修有舞臺，一年總要唱幾次戲，且角從外面戲院叫來，小生一角，則由他自己承當，他的戲唱的很好，看了的人，不知道登臺的是他，便總把他認成是個專門唱戲的人。他在管理家務方面，卻非常的精明，事事認真，有些事且要親自過手。我去送公文的時候，曾看見他站在櫥櫃旁邊，把青花瓷罐裏面的糖煙，舀成一杯一杯的，叫鴉頭分送到各個房間去，讓全家吸食鴉片的男女，得到公平的分配和享受。會裏做的什麼公文之類，在騰正之前，須由他親自過目。鄉下農民拿入會費來換十字旗子，也須由他駕臨會所，打開保險櫃去取。因之，我去他公館裏面的次數，也就特別多了，而我要走捷路到街上去時，便以熟人的資格，直達直穿過他的公館，沒有人會加以阻攔的。

他公館裏面的人，要到翠湖去玩耍，少爺些到翠湖邊上的學校上學，便是穿過我們

的會所。太太小姐以及鴉頭，在花園裏面遊玩膩了的時候，便也要走進寂靜的會所，來開望一會兒。同我最熟悉的，怕是一些鴉頭了，她們的名字，我一個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但在公館裏會所裏以及花園裏，碰見的時候，總要微笑地打一下招呼。把二少爺的行蹤，簡單地報告給我。有時有不急的公文，須要送給會長的話，我便交跟那些花園裏玩耍的鴉頭。我不大同她們多講話的，把必需講的幾句話講了，就趕快走開，這並不是看不起她們，而是怕囉嗦罷了。可是就這樣也借招來一點點麻煩。會長的大女，約莫十三四歲，瘦瘦的淡黃色瓜子臉。配上一雙伶俐的眼睛，後面則垂着短短的毛辮子。她的堂姊十五六歲光景，臉子白皙豐潤，眼睛黑黑的，現得十分沈靜和嫵媚，肥大辮子垂到後面腰身上。有一天，她們忽然來到會所，帶着緊張的神情東張西望的，一面互相低語：

「怎麼一下就不見了？」

「怕在屋子裏吧？」

顯然她們在疑心一個鴉頭躲在這邊來了，因為沒有直接問我，又說得很小聲，同時我也正在客堂內看書，便作為沒有聽見一般，只是看我的書。她們沒有找着，隨即走

了，大約以後又在家裏找着了，從此也就沒有再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但我卻更加小心了，要交給會長的東西，便一直交在會長手裏，不託鴉頭轉交了。

## 九

這時候我已到一家英文夜校，在讀英文。這個事情的實現，應得歸功於王傑三的幫忙的，我同他談過，假如會裏不讓我晚上去讀書，我就要改業了。因我在會裏不僅做雜役，替送診處掛號，借謄寫公文，像這樣文武都來，一人做幾人的事情，會裏當然很難找的。王傑三便竭力慫恿他們答允我的要求，再加以有個專起公文的老秘書，晚間來在會裏住，守房子不成問題，事情就很順利的弄成了。

英文夜校設在菜市路上，校長柏希文，是個不信教的英國人，講一口極清楚的中國話。上課的時候，白髮幡然，掩映在燈光下面，配着他那紅潤的容顏，越發顯得慈祥溫和。他講書的口吻，極有風趣。他講到聖經上說上帝造人，是用泥土捏成，吹口氣就活了，便盡量加以譏笑。接着莊重地說，上帝纔是人造成的。他教的教本，是採用中華書局出版的英文莎士比亞樂府本專，卻不是蘭蒙（Lamm）作的那種。幫着他教書的，借有

幾位中國助教。有一位姓劉的先生，名字當時未曾問過，所以也就無從記起。只記得他教我們讀英文，想出一些特別的記憶法，像大使 Ambassador 一字，他說你如果記不得，你想着散了的鹽巴，讀成鹽巴散得，那你就記得了。昆明人叫鹽的時候，總在鹽後加個巴字。

到這個夜校讀書的人，相當地多，職業青年不用說了，就是在讀中學大學的，也很多。大家的目的，不僅讀英文就算了，借藉這個學校的方便，好投考香港大學每年在雲南招收的兩名免費生。這筆讀大學的免費，全是英美煙公司捐助的，因該公司在雲南賺了不少的錢，便想出這個辦法，來酬謝雲南人大量吸食香煙的厚意，好使他們吸食英美煙公司出品的時候，便能想到這不僅可以提神醒腦，而且會使他們的子弟，也將分享到一些好處的。這大概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所不能想到的聰明處吧？香港大學並不專門派人到昆明來招考這兩名免費學生，只委託這個學校的負責人全權辦理，題目則由學校當局，從香港加封寄來。但夜校負責人，卻因連年辦理招考的原故，便熟悉所考題目的範圍，夜校也以此為根據，就教學生在投考時候所要準備的書些。莎士比亞的哈孟雷特，凱撒大將，司考德的撒克遜英雄劫後略，斯蒂文孫的金銀島，以及溫德華的代數

幾何，都是夜校學生必須讀的。我進夜校的原意，只是補習英文，想把英文程度提高，但在投考氛圍氣中，也就做起讀不要錢的大學的夢了。

在夜校裏面認識了不少雲南青年，其中最熟識的一個，便是陸萬美，他是女作家陸品清的同父異母兄弟，後來到北平讀書，用陸綠曦的筆名，在北平的雜誌副刊上發表文章。他一雙足是蹠的，走起路來需要一根手杖，但極能走路，走十多里路也全不在乎。他喜歡文藝作品，曾看見我在「雲波」半月刊上發表的新詩。我們讀書的時候，總多半坐在一條板凳上，共同使用一張桌子。我在紅十字會給病人掛號的時候，他也走來坐在號房裏面，同我談他看過的什麼文學書。晚上讀過書後，我們偕走翠湖去看過月亮，在那湖心亭邊，濃蔭罩着的石凳上，度過不少的良夜。我的想進香港大學的好夢，主要就是由於他經常在耳邊鼓吹，漸漸促成了的。他也是在做着這樣的夢。他家開古董玩器鋪子，生意不大好，日子大約也過得相當艱窘，當我要離開紅十字會，他偕想要我介紹他來做這掛號的事情。可惜紅十字會的送診處，規模太小，又不是整天開門，掛號一職，只能請人兼做，不能專門僱用一人，所以也就沒有介紹成功。

有一天送診處停診，上午會上又沒事，我便請假半天，同陸萬美去遊大西門外的印

筑寺。這算是在昆明時候一個最快樂的日子了。廟子離城約有七八里吧，初秋時候的好陽光，照着遠近的山坡和村落，顯得極其明朗清澈，使人心胸有着開曠和爽然的感覺。早飯後的天氣，並不大熱，遠處滇池且有微風拂來，一路上真是涼爽愉快。但我們並不在于觀賞秋天鄉下的風景，仍是談着我們一向談不盡的，學業，人生以及文藝作品。

我們走到廟子的時候，並沒有走進大殿去瞻仰裏面的菩薩，只在乾淨的大階石上，對着階前寬敞的空地，領略那一派從來沒有過的靜。廟後的樹林裏，全沒一點風聲，也沒一聲鳥叫，只遠遠下邊村落裏，有雄雞叫的聲音，偶然隱隱約約地傳來。廟裏沒什麼人進出，單一個中年的和尚坐在階前的空地上，誰也不理睬地，只是脫下衣服曬太陽，專心地翻着衣裳找蟲子。廟子彷彿變成我們所有了，在石階上自由地說，自由地笑，全沒有人露出頭來，作着驚異的眼色。我們坐了很久都捨不得走開。

中秋的晚上，夏鍾嶽陸萬美和我三個人，約定到郊外曠野上去賞月，起先在大西門外的街上，走進一家麵館吃羊肉麵，偕照昆明人過中秋的風俗，吃麵的時候，各人喝一碗生羊血。吃完後，便走出街口，到亂葬墳的坡上坐着。月光真是清麗無比，天空蒼黑得沒一片雲，整個中國的人些，都在這一夜裏，選擇最好的地方，欣賞這一年一度的明

月。而我們三個年青人，卻來在這寂無人跡的曠野，而況又是埋着死人的墓地，真是有點故意和人們表示孤立以至反抗的樣子。墓地在月光底下，顯得荒涼而又寂寞，有着使人悲哀的氛圍氣。我們坐在墳墓中間的窄窄的空地上，反手就可拉着墳上枯萎的秋草。大家開初都靜靜地坐着，望望周遭陰鬱的景色，草間的秋蟲，則奏出一派淒清悲涼的音樂，叫人如火的熱情，都會爲之冷卻了。坐了一會兒，夏鍾嶽便把他帶的一瓶啤酒，找個石頭弄落蓋子，各人就輪流捧着瓶子傾飲起來。大家吃醉了，偕把瓶中的餘瀝，奠給旁邊的長眠者，要他們也來分享一點醇酒的芬芳。後來我們偕站到墳頂去，向那萬千的死者，作着熱忱而又親切的演說。你們沒有辜負這大好的明月，夜夜都欣賞到天明，你們實在是幸福的。大約就以這樣的句子開始。接着就讚美他們的平等，說他們沒有誰敢以高房大屋自傲，也沒有誰甘以矮房破屋自卑，都一致情願地，拿藍色星空做帳幕，青草黃花做牀榻，以享世間最大的平等的快樂！大家說得很荒唐，但卻都富有詩意。這是我一生最難忘的一夜，時間是在一九二六年的中秋。

## 十

陸萬美白天沒有進學校，只在晚上讀夜校，夏鍾嶽則全不進學校，終天過着詩人的生活。做新詩，飲酒，留長髮，專交搞文藝的朋友。有一天下午，走在街上忽然碰見他同一羣年青人走着，那些年青人就是紅十字會後面公館裏面的，有會長的大兒子，和幾個堂兄弟，我全得認得，但彼此之間，都沒有打過招呼。我趕忙想走開，夏鍾嶽卻一把拖着，向一個年紀二十七八歲的青年介紹。我只知道他是會長的三兄弟，大家喊做三少爺的，經這一來纔曉得他名叫何菊父，常在昆明的微言報副刊寫文章，有時愛用何裳飾女士的筆名，發表散文。所謂何裳飾女士，意即何嘗是女士。再翻明白一點，就是說哪裏是女士，實實在在只是男士而已。他身材瘦長，穿着黑色哩噠長衫，一看就是一個癡客，談起話來卻愛講幾句幽默話。他們一定要約我到南門外去看機器鋸木廠，不容分說，拉了就走。機器鋸木廠是會長的大哥私下開設的，看了之後，夏鍾嶽笑着向何菊父說：

「你大哥倒私下幹得不錯嘛！」

何菊父便譏笑似的說道：

「他是我們家裏的帝國主義者！」



回來的時候，他們又拉我到商業場樓上去吃包子餃子。包子借沒送來，夏鍾嶽就嬉笑地說：

「今天該何菊父請客，他投到『幻洲』的稿子，已經有回信來了！」

何菊父亦很高興地說：

「沒關係！我請客好了！」

夏鍾嶽借要他把編者回的信拿出來看，他當真就從衣袋摸出一個淡綠色的西式信封來，信箋亦是很好的洋紙。字是鋼筆寫的，一行行地豎起，但卻奇怪的，唸起來須從左到右，樣式有點不中不西。尾後的署名，則是「幻洲」的編者葉靈鳳。內容很簡單，只是說收到，望繼續投稿而已，用不用似乎尚未決定。但這樣一封信，卻為外省的文藝青年，看得十分尊貴，而且感到光榮。這自然是葉靈鳳當時借屬於創造社的原因。

吃着包子餃子的時候，何菊父忽然很有興致地說：

「湯翁，你的詩拜讀過了，以後……嗚嗚……。」

因為口裏在吃包子，以後的話就全聽不清了。但他在我的姓下面加個翁字，使我感到實在太不好意思，甚至背皮子在微微地發麻。不知他是從哪裏得來的慣例，對於做詩

的人，一定要加個翁字，也許他喜歡幽默，全是故意開的玩笑吧，但我們纔第一次見面哪，使我感到他的幽默，實在使用得太濫了。

後來有個晚上，夏鍾嶽偕拉我到他住的房間去過。那是在公館西邊的樓上，坐在椅子上就可以看見窗外遠處的西山，在繁星燦然的天空裏，起伏着波狀的黑黝黝的巨影，我覺得他這間屋子，實是公館裏面地位處的最好的一間。何菊父則一直躺在昏黃的煙燈旁邊，沒有起來，只是用鐵簽子在火上炙着煙泡，準備塞在槍眼來吸，一面則同我們談東談西。神情卻沒有看鋸木廠那天熱烈了，就這一夜的訪問，變成了最末一次的會談，他也始終沒有到紅十字會來過。以後常常打公館裏面，穿進穿出，也不容易碰得見他，大約鴉片煙燈光所照的小小王國，已經夠他悠遊逸樂，用不着別的追求了。同時他的年青的太太，也是把臉子吹得灰青灰青的，當然這一來，更能使那個小小王國增加了志同道合的和諧樂趣，家庭生活變得更加美滿了。

## 十一

我因為熱中於投考香港大學，新詩也不大作了，只把我所積的工錢，盡都拿去買英

文書，每天一做完會裏的事時，就讀英文，研習溫德華士的代數和幾何。後兩種功課，我在師範學校就學習過的，只當時用的本子，是翻譯成中文的，現在再根據原文來複習一遍。

公館那面有個十二歲的小孩，是屬於四少爺他們那一家的，也許就是五少爺吧，常到我住的房間裏來玩，很高興的翻弄我的洋裝書，有時何家大少爺的女兒，就是有着白皙豐腴的臉子，眼睛嫵媚的那一個，在花園裏玩耍而散步到會所時，這個小孩便把我的洋裝外國書，全部抱出去跟她瞧。她和會長的女兒，在家讀私學，大概教的全是四書五經，近代中學校的教科書之類，想是連見都沒有見過。我的洋裝外國書，當然一點也不懂，能引起她的興趣的，恐怕只是洋紙的潔白，和奇怪的字形吧？有一天我在屋裏練習幾何，我看見這位小姐同一位女伴經過會所，走進過道，這過道正在屋子邊上，便自然地聽見她在小聲地對那同伴講到我，說我的名字，叫得很是奇異。因為我那時的名字，就叫愛吾。這不免使我吃了一驚，大約我在她們心目中，不僅名字的奇異，連人也有些奇異吧？

我正在非常努力讀英文的時候，卻忽然發生一件不幸的事情，使我停止進夜校將有

一個月光景。那就是會長私下在會所請客，叫我招呼客人，專管茶水，不料吃完飯後泡茶，一時疏忽，把那尊立在地上的大炊壺弄歪了，開水燙着我的足背，登時就腫起茶碗那樣大的泡子。從此走路就須一跳一歪的，連吃飯也要明善堂那邊送來。幸好會裏有個送診處，每天上午掛完了號，我就作爲最後的一個病人，走進醫療室去。五緡長鬚平常拿着我的錯處，總要黑起臉，責備幾句的，這回卻並不怪我不小心，只恨恨地說：

「那樣大的公館，他不要，這下整着的這邊的人，該好了嘛！」

我自己呢，肉體的痛苦，倒滿不在乎，只是不能去進夜校，便使我非常的難受。英文的代數幾何，我可以自修。但莎士比亞的凱撒大將之類，卻非老師講解不可。這不能不使我的大學之夢，塗上一道黯然的色彩。

王傑三他了解我的心情，便用他那極有把握的神色，熱情的聲調，勸解地說：

「沒要緊，你要進學堂，想得出辦法的！會長他多有錢去了！不拿點出來，拿來做啥子？」

我連忙阻止他，千萬不要起這樣的想頭，但他終於有一天夜裏，向着躺在煙燈旁邊的會長講了，我想進去阻止他，但覺得這樣不合我的身份，便趕快躲得遠遠的，不要聽

見他們講話的聲音。等會長走了以後，我到屋裏去打整那些燒煙傢伙，王傑三纔憤憤地罵：

「媽的，吹上鴉片煙，啥子都完了，只剩下一點子東西，就是自私自利！」

足完全好了以後，有天午後一點鐘，我送公文到會長寢室裏去，看見一個身著藍布長衫臉子粗糙的人，坐在他的牀面前，我曉得他是英文夜校的助教，卻不是教我們那班的。他有時挾着洋裝書，經過會所到公館那面去，走路的姿勢很不好看，每走一步都像用力在足後頭，把布鞋的後跟綁得朝後挫了。他同四少爺很熟識，大約偕給四少爺補習一點英文。他不認識我，經過會所的時候，我也就沒有招呼他。這次他同四少爺他們，都在會長房間裏不知在談些什麼，因為會長一接到我送去的公文，便馬上就在煙燈旁邊看，一時屋子裏都靜悄悄的。但不知道出於哪個的授意，他卻忽然用英文向我問了起來：什麼地方的人，來了昆明好久，曾經進過什麼學校，讀過幾年，考試似地問着。在這樣人多的地方，何況又是在上司的寢室裏，被人考試起來，當然不免有點窘促。好在他問的句子，都很簡單，僭能應付。只在回答我讀四年師範學校的時候，在 Four 後面，不知怎的，竟疎忽地帶出一個七字。他立刻當衆加以糾正。但我卻沒有紅臉，只覺

得這是嘴上說滑了，並不是連 *Form* 一字都不知道。就經過這次以後，在這個寢室裏面，就再沒有人考試了。

投考香港大學的報名期間到了，我同陸萬美就到夜校門房那裏去報名，他報上了，而我卻遭到拒絕。因為我在籍貫上寫成四川新繁人，沒有資格享受雲南人纔能享受的權利。這等於向我背上澆瓢冷水一樣，做了很久的迷夢，便突然醒覺。同時我自己也明白，除了代數幾何有把握而外，莎士比亞和司考德他們的原文大作，實在需要碰巧哩，因此在感到懊喪的時候，也就並不過分利害。這次的考試，陸萬美落第了，許多自以為有充分預備的，也失望了。考上了的幸運者，其中一個便是在會長寢室內考試我的那個夜校助教，他先前曾經是投考失敗過好些次的。

我雖然懊喪得不利害，但總覺得眼前可走的路，突然一下沒有了，心裏不能不潛來無法解除的抑鬱。紅十字會我厭透了，但要比紅十字會更有閒暇時間來讀書的地方，就沒有，這倒使我感到很大的苦悶。再加以何四少爺他們，和一批耍公子，想着白天的紅十字會，靜得太好，便把他們下圍棋的娛樂，搬了進來，而每天茶水的招呼，便由會長下道命令，要我全權擔任。他們玩得很是高興，直到夜深，都倦不想走。這就弄得我第

二天上午掛號的時候，不能不打盹起來。劉醫生一向僭尊重我的，現在看到我沒精打采，做事又不起勁，雖不直接說我，卻在醫療室內對助手責罵王傑三起來：

「王傑三真不是東西，他晚上到混帳地方去荒唐不說了，僭帶起這個人去，真害死人！」

這真叫人聽起來，感到啼笑皆非。雖然到後來他也查明了並非如他所想像的，但那使我睡眠不足的根本原因，終未解除。他只能皺起眉頭，抱怨那些耍公子不該如此的吵鬧，他卻不敢得罪會長的親屬，以及那些富室大家的子弟，叫他們的娛樂，另外移開。

有天下午我趁送信之便，到翠湖堤上的閱報室去看雜誌，看見朋友劉作賓作的一篇哲學論文，西洋文化與唯物史觀（發表的筆名叫劉弄潮），登在「現代評論」上面，內容是批判胡適對於文化的意見的。使我恍如觸電一樣，引起不小的刺激。作賓和我是四川省立師範學校的同學，他在第七班我在第十班，大家都努力上進，他鼓勵我很多，亦極看重我，曾把我給他的一封信認為富有詩意，引用在他的短篇小說裏，而他把這篇小說看得很重要，僭拿跟周作人去批評過來。我自到昆明流浪以來，就沒有同他通信了，現在看見他在大雜誌上發表文章，知道他的學業，蒸蒸日上，而我自己卻墮到一種無希

望無前途的深淵，心下自然不能不襲來很大的感觸了。

再呢，倘有一件苦惱我的事情，就是一張白皙豐腴的臉子，一雙沈靜嫵媚的眼睛，常常掠過我的眼前，而且也在靜寂的時候，湧現在我的心裏，我知道這是我不能要的，而且也是不應要的，以我的理想，我的希望，也完全不相符合，但我的心卻不聽我的招呼，也不服我的管束。我對我竟然起着憎惡和輕視。

有一個晚上，月亮非常的好，我從夜校回來，不想一直回到會所，便獨自一個人走到翠湖裏去。穿過湖心的堤，簡直沒有行人，只有月亮照着的樹影，點綴在路上。湖水裏映着疎朗的星子，顯出下邊也是一個美麗的空靈的世界，使人幻想着，假如跳下湖裏去，也一定會像飛升到天界去的一樣飄緲，一樣怡悅。於是我的心裏便突然起着自棄的念頭了。

我不希望有人來打岔，便舉眼四下裏看看，北邊湖裏一片殘荷的枯梗，荒涼地現在月光底下，那中間一墩小巧的紅磚洋房，白天是作爲公衆看報看雜誌的地方，現在卻向我投射來黑森森的影子，我立刻記起那裏面有着一本雜誌，載有我朋友的文章。當我要從成都動身南行的時候，我曾寫信到北京去告訴他，說我將到南國的天野去飄泊，實行



半工半讀的理想生活，他回信阻止我，並帶着恫嚇的口氣斷言地說：

「這會拖死在外面的！」

我現在實行自棄的時候，便立刻記起他這一句有刺的話了。我於是奮然站起來，緊緊地捏起了拳頭，我要反抗他說的話，我不能成爲他的預言的證實者！我決意繼續奮鬥一下，要征服這個世界，以及我自己！

## 十二

不久，昆明市上出了一種刊物，薄薄的十六開本子，內容完全講政治，且大量地登着孫中山先生的原著三民主義，這在當時的雲南是被禁止的。當時「雲波」因尹潤溥的遠去廣東，停刊很久了，這個刊物給我以清新的另外的刺激。我沒有向它投稿，我卻去信與編者，同他討論政治。編者是呂國柱，並沒有回我的信，我只把一腔熱望，慢慢地慢慢地冷卻下來。後來想着，我原是大冒昧了，誰能推心置腹相信一個陌生人呢？

我這時便寫着一些頗爲傷感的新詩，藉以消除我的苦悶和煩惱。有一天，黃昏的時候，獨坐在屋子裏，沒有寫字，也沒有讀書，只是悶悶地望着桌子發呆，夏鍾嶽走來看

見了，便驚異地問道：

「你在做什麼？這樣子！」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我想自殺！」

其實我已沒有這樣的心意了，但總覺得這樣說了，心裏纔痛快些，好過些。因爲人在煩悶的時候，不得已的解決，便是說些話來瀉瀉氣，讓苦惱有個洞眼透出來。如果真要用異常的行動來解除，那便是悶着肚子，一句話也不講。夏鍾嶽勸我幾句，同時我又笑着申明，我是說玩的。他隨即去看他們下圍棋，那裏面有一個婁公子，便是他的親哥哥。他大約同他親哥哥講了一些話，隔不幾天，他們便另請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來招呼他們的茶水了。這是一個瘦弱的年青人，戴着髒污的鴨舌帽，穿着髒污的衣裳，臉沒什麼血色，老像沒洗過似的，嘴巴有點扁，如同一個老太婆。他招呼他們，舉動緩慢，出去買煙買零食，也要好一陣，纔能回來。沒有事的時候，便坐在石階上，拿根掃把上撒下來的高粱稈子，逗那些忽忽忙忙工作的螞蟻，是一對的，就使他倆分開，是回洞的，就叫他迷路。五絳長鬚走來看見他的時候，便悄悄地叮嚀我：

「你要提防他哪！他會偷東西的。出去就把間屋子鎖着。」

這是一個沒有讀過書的年青人，姓陳，大家喊他陳老么。不到十歲的時候，就在茶鋪子裏面，穿來穿去，從人家鞋子側邊收檢煙鍋巴。後來長到十六七歲，能跑路了，便跟一個排長做勤務兵，夜裏在墳地裏睡過覺。隊伍從廣西百色敗了回來，死亡倒逃掉了，瘡疾可捉住了他。他回到家把病養好，飢餓卻天天在旁邊侍奉着。現在他來到這裏做事，身體偕沒有復原，一切就只能慢慢地做。下圍棋娛樂的少爺公子些，不了解他這種做事遲緩的原故，使隨時都加以呵斥，罵他是「懶狗」，是「死屍」。他也終天扁着老太婆式的嘴巴，現出抑鬱的病態些的神色。有時見他沒事的時候，我便走去同他閒談下子，問問他的身世。

我覺得他比我不幸多了，從幼小就一直過着悲慘的生活。但聽他的口氣，卻並沒一點悲觀的成分，藏在裏面。他愉快地講着前途，他說他身體完全好了的時候，他就要仍舊回到軍隊上去，不過他不願再做勤務兵了，他要揹着槍桿，圍着子彈，走上前線。

我對當兵仍然有着反感的，便冷冷地問他：

「這對你有啥子好處呢？」

他帶着自負的神氣說：

「我總可以當幾天歪人嘛！」

在中國西甯幾省，「歪人」這個詞頭所含的意義，就是一個強硬，不怕事的，甚至可以欺壓別個的人。從這裏可以看出社會上一個被壓迫的人，他沒有受過教育，找不着反抗壓迫的正確路子，而又不甘心受人壓迫，便會把當兵當成一條可以公開說的出路。同時也就無怪那些當兵的，走一路總要給人以煩惱和恐懼的了。我喜歡這個年青人，我喜歡他這顆不甘奴服的心！有了他這一顆心，儘管他的身體衰弱，他的面貌醜陋，他的衣裳褻污，他的談吐粗野，卻總覺得他使人感到十分親切，十分可愛。我寂寞的時候，常常找着他談話。他到過安南，我從他那裏知道了熱帶陽光的燦爛，芒果椰子樹蔭下的清涼，從他那裏知道了常年都是綠天綠地的好景，常年都是水果香花的佳日。一個沒有寒冷，沒有霜雪，沒有樹葉凋零，沒有野草枯黃的國度，多麼地引誘人，使人覺得迷惑。我在成都的時候，就想去南洋，但南洋在心目中卻是抽象的，霧一樣的，現在纔變成有色有香有光有熱，叫人喜愛，叫人渴望的好去處了。

不幸那些下圍棋打發日子的公子哥兒們，過着這種方式的娛樂生活，不久就感到興

致索然，而需採取另一樣的消遣了。一個個地少了下來，漸漸就全沒人來了。於是這個可愛的少年，就同我戀戀不捨地，作了最後的離別。

這個年青人走後，五緞長鬚便在各處查看了一通，他發現放在過道側邊小屋裏的炭，竟有失竊的情形發生。五緞長鬚斷定是陳老么幹的，理由則是因他每天要跟下圍棋的主人燒茶水，當然會把買炭的錢省下，暗中偷會裏的炭來用。並責備我太糊塗，爲什麼連這樣大的事情，都照顧不到。於是作聲孔下鼻子，神情非常嚴厲起來：

「我偕再三叮嚀過你哪！要不然的話，連桌椅板凳都會偷走了，你真會照管！」

接着他又向通到會長公館的那條過道望了一下，小聲恨恨地說：

「全是他一個人興出來的，清淨白淨的地方，惹些人來幹啥子嘛！」

他借說，他要查明陳老么住的地方，叫警察抓來關他幾天。他認爲這樣的偷竊行爲，實在太可恥太可恨了。

我卻是親眼看見陳老么燒的炭是他親到街上去提回來的，咱個能說他偷竊會所裏的炭，而自行留下買炭的錢呢？可是事實上炭又的確有突然減少的情形，那真令人迷惑不解了。難道我到夜校去讀書的時候，陳老么趁我不在，便來這一手嗎？也許說不定的，

因爲他家窮困異常，父親母親以及弟妹，過着飢餓的日子，不能不逼他多找點錢，拿回家去救急。這樣想着的時候，我倒覺得偷竊這種行爲，並不能一例視爲可恥可恨的了。只是五絀長鬚要叫警察來懲罰他，卻使我替他感到不安，這未免太殘酷太不仁慈了。我坐在屋子裏面，簡直不能寫東西，也不能讀書，只是夢幻似地，看見他拿跟警察拖走，母親在後面張起雙手呼號，借跟着哭哭啼啼的弟妹……。

就在這麼坐着，起着幻覺的時候，我突然聽見過道那邊無門的小屋裏，有着奇奇誇誇的響聲，顯然有什麼東西在炭堆子上爬動。一種經管物件養成的責任心，立刻督促着我，趕快走過去看。一個十歲光景的鴉頭，周身稀髒，提着半籃炭，飛跑到花園裏去，過道上借一路滴落着碎炭。這下我的心境，纔驕地開朗起來，帶着笑容轉回屋子。那個作祕書專起公文的周老先生，在客堂那邊玻璃窗下，從老光眼鏡上面，射出驚異的眼光，疑惑不解地問：

「你在笑啥子？」

我非常高興地說：

「我發見偷炭的賊了！」

這個小女孩，我是認得的，她是老二姨太太房裏專供使喚的鴉頭，常常拿跟大的鴉頭打得哭稀稀的，坐在過道的門檻上，拿髒袖子揩着眼淚。他們公館裏雖然很有錢，但各房零用的東西，卻都有着定量的分配，假使自己用的太多的時候，就只有自己挖腰包去買了。這個小鴉頭跑到會所來偷炭，大概就是由於主人一時捨不得花私房錢。大鴉頭臨機應變，平日走過會所的時候，又把那屋子炭看在眼裏，便派出小鴉頭來幹這可笑的事情吧？我怕陳老么會遭不白之冤，便趕快到善堂那邊去告訴五緙長鬚。五緙長鬚驚訝了好一會，接着露出神祕而有趣味的笑容，快意地搖一搖頭說：

「他那一家人，哼，啥子好事情，幹不出來！」

隨後又帶着息事寧人的樣子，低聲囑咐我道：

「算了，不要講出去了！以後把那道後門掩着。」

### 十三

老二姨太太是會長的長輩，年紀怕挨邊五十歲了，但因盡量塗起一層厚粉，盡量把頭髮弄得蓬鬆，盡量把衣服裝束入時，纔勉強把一個中年婦女的面貌和姿影，略略留住

了一些，但那臉頰骨的格外突出，總使人力所難克服的老相透露出來。她是老太爺好多年前前，從四川成都帶回來的。一向得不到家人的器重，老太爺去世後，就更加遭到冷遇了。她的房間被安到公館最外面的一層，便可想見，她在家庭是處在怎樣的地位。而且，聽說她偕得一種被人輕視的暗疾，需要常常在烘籠裏面燒起藥來烤的。萬長興這個小鬼，就帶着異樣的笑容，說他送東西到她房間去的時候，就親眼看見過，說完偕吐一下口水。但她倒是十分莊重的，永遠現出一個貴婦人的神情。並且喜歡同一些吃花花齋的太太們來往，對菩薩則盡量表示尊敬。她遇見會裏的人，都打招呼，連我也不例外。她有什麼事的時候，也請會上的人幫忙，會上的人也總是盡可能去應命。有一次，輪到我找我了。她叫鴉頭來說她要請幾桌女太太，須發出好些請客帖子，叫我到她那邊去寫。因為有事耽擱，鴉頭跑來連催幾次，我有些過意不去了，便打算趕快過去。但五緙長鬚正在會所裏，他立刻用眼睛示意，阻止着我，等鴉頭去後，他又把我喊到屋裏，背着人悄悄地叮嚀：

「去不得，你子忌去不得，要寫叫她打發鴉頭送過來寫。」

我看見他說話時候那副奇妙神祕的笑容，我不再問什麼原由便依從他的吩咐了。



到後來鴉頭偕是把請客帖子送過來了，另一張紅紙上則排列着一長串什麼太太什麼小姐的名子。我看字跡寫得端正而又極其清秀，便忍不住問鴉頭：

「這是哪個寫的？」

「左不是二太太自己寫的。」

「她這樣會寫，爲啥偕請人？」

「她怕手酸咄！」

我便照着她寫的名單，一帖一帖地寫了起來。偶然一陣風吹，那張紅紙名單，突然飛下地去。我去檢時，無意中發現名單的後面，寫有兩行娟秀的字：

「去國離家三千里，閉鎖深宮二十年。」

我立即知道這是「聊齋」上抄下來的，而且出在「林四娘」那個故事上。並不是什麼新鮮的了不起的詩句，所以也就並不怎樣注意，仍然抄我的。抄到中途的時候，她也走來看過，但一句話也沒有講，看一會便走了。此後，她也很少走來找我幫忙了。

#### 十四

不久，會上又新來一位客人，住在先前善堂印書的樓上，吃飯卻每天都到善堂那邊去吃。大家喊他管先生。但他卻不吃長齋。他是楊希閔太太的親戚，負責跟楊太太管理什麼財產之類，剛從廣州回來，暫時住在昆明的。楊希閔太太大約是善堂裏面的大施主，善堂裏面的重要人物，一談到楊太太，都帶着肅然起敬的神色。他們對管先生，也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怠慢了。管先生約有三七八歲光景，有時穿西裝，有時又穿中山裝，面貌沈靜，說起話來，雍容不迫的，十足的紳士樣子。有天下午青年會的外國人，來看劉醫生，因劉醫生不在會所內，我便同他簡單地應答幾句，說的自然是英文。管先生在一旁聽見了，便對我說：

「呵！我偕不曉得你懂英文囉！這很好嘛！」

我便告訴他，我夜間出去進的夜校，就是專門讀英文的。他沈思了一會說：

「你到我們玉溪縣去教書吧，那邊學校正缺教英文的，那很容易，只教初步的讀本。」停了一下，又說：「只是我要同你們理事長商量商量，我想他一定很高興的！」

隔了幾天，他就再不提起此事了，我也不愛問的。反正他說的時候，我沒有拒絕也沒有答應，只抱着等以後再說的態度。而且，我當時偕覺得教書的事情，於我並不適

合，我怕學生些會不高興我這個做過雜役，出身微賤的老師。

## 十五

我願意做一個排字工人，我覺得在那裏可以接近新書報紙，能夠不花錢就可讀到。而且有一家印刷廠的廠長，叫王襄臣的，正是紅十字會的理事，要他開會的時候，總是由我去送通知單的。廠裏的情形和工人的生活，我早就順便看在眼裏了。那些黏着墨污的臉，和弄得黑黑的手，以及機器房裏濃重的油墨氣味，都使我感到極大的興趣。我把這個志願向王傑三講了，他便在開理事會的時候，向那位王廠長提起，要他收下我這位熱忱的工作者。這位廠長約三十七八歲光景，常穿西裝，梳着西式的頭，面子白淨，斯斯文文的，極像一個文化人。他當時沒有拒絕，只說排字須從學徒作起，生活苦，沒有工錢，而且目下僭不招收，只在英文排字方面，大概僭需要人，等他回廠去看了，纔能決定，這個工作一開始做，就可拿到工錢的。王傑三把這段話，轉告跟我，僭十分熱忱地說：

「這是你運氣，真碰得巧！我高興你走開，看他幾爺子，哪裏去找人嘛！」

王傑三他對於會所的事情，也早就感到厭倦而且灰心起來。他不滿上級的人，上級的人也對他不滿。他常常到外面去吃飯，善堂那面他也很少去了。

印刷廠長的回信，很快就來了，話說得非常客氣，工作卻推脫掉了。他說英文排字這方面工作太少，沒法專門僱一個人，必要的時候，只請一個人兼差做做就算了。以後有機會，當願意再為設法。王傑三看了信，拋在桌子上，非常生氣地說：

「這東西，真混蛋，你一直回絕不好嗎？偏要彎彎轉轉的，給人空歡喜一場！我倒以為他是個頂好的人哩！」

我在未到紅十字會以前，徬徨街頭的時候，我到翠湖邊上的雲南省立圖書館去看過書，我一面看一面就起過一個念頭：假使能在那裏面做事，那就多麼好哪！圖書館的房子，是舊式的，彷彿廟宇一般，階邊染着青色的苔痕，庭院裏張着綠蔭蔭的樹木，很給人一個又古雅又幽靜的感覺。門前有着古風的小石橋，綠樹籠着的長堤，和長着荷花的淺淺湖面，無論早晨，中午，黃昏，以及夜晚，都使人留戀，捨不得走開。我從圖書管理員那裏打聽到，館長是個老文人趙藩。我就在圖書館閱書室的桌上，寫了一封自薦的信。說我是個外省的青年，流落在昆明，生活臨到絕境，希望能在圖書館內，得到一

個職位，即使是做個工役，也樂於接受。工錢一個沒有，也沒關係，只要白天或是晚上，能夠利用藏書，供我自修，就於願足矣。我寫好這封信後，便問着他所住的地方，親自送去，並想登門求見，馬上得到結果。這不僅是一個年青人在熱忱地謀取職業，也是一個被困的人在和飢餓抗爭。但他卻沒有接見我，只把信收下了。隔不兩天便收到了他的表示拒絕的回信。二十年後，我借記得他的兩句責備似的話：「夫以青衿學子，豈可淪爲廝養之役。」彷彿我的請求，簡直傷了讀書人的尊嚴，弄到斯文掃地，惹他十分生氣似的。

我想到這段經過，所以對於印刷廠老闆的回信，簡直沒有起什麼反感，只是勸王傑三道：

「他當然有他的困難！」

「他有啥子困難？」王傑三仍是很不服氣地說，「那樣大的一個印刷所，會一個人都容納不下？……我看穿了，哼，這些有錢人……。」

雲南省立第一中學的學生萬金釗，是由夏鍾嶽的介紹，曾到會所裏面來看過我好幾次，也在翠湖邊上同道談過，他聽見我不安於目前的工作，便在有一天下午來看我，一到就說：

「我們學校裏缺個書記，我介紹，你去不去？」

他的年紀不到二十歲。瘦長長的身材，穿着一套藍布學生服。臉略作長形，明亮的眼睛，現出一付誠摯的表情。夏鍾嶽和他在一道，總要帶着笑容向他大聲唸着郭沫若譯的茵夢湖裏面的詩句：

「今朝呵今朝

你還如此的窈窕，

明朝呵明朝，我們就要離別了。」

他便要紅起臉，微笑地說：

「你這人，真是愛開玩笑！」

他每次來會所看我，多半要帶個同學或是年青的朋友同來，一到就熱忱地介紹：

「他一聽見我講你，他就很想來看。……」

但講不到十句話，就又忽然站起說：

「你很忙，我們下次再來看你。」

他來給我介紹工作，使我躊躇起來，我老實對他說：

「我的字寫的不好，我有點怕做這種工作！要是字寫的好，我不推辭！」

於是他也有些感到爲難起來：

「是倒是唔，學校裏的書記，字的確要寫好一點！」

他是雲南祥雲縣人，出身地主的家庭，偕相當富有。他家在祥雲縣城內，第二年我到緬甸去的時候，曾到他家裏住過一夜，因未遇見他，我又繞道到瀾渡縣去他親戚家裏找尋。致使我去緬甸的路線，也改了道，不經過大理，卻走向雲州和順寧。他不滿意他的舊式婚姻，後來他離開雲南省立第一中學，不告訴他的家庭，便一個人漂泊到外省去，由四川展轉到了江蘇，沿途吃了不少的苦。這是我四五年後，由南洋回國，在南京碰見他，纔知道了的。又以雲南那時的環境，三民主義是被禁止的，因而三民主義成爲進步青年的理想，他一到南京，便進警官學校來作發展的準備。我們相見的時候，他在南京的街上，已以警官的姿態出現，坐公共汽車，不要出錢，只消出示一下證章，就可

以了。此後我們便再沒有會見，也沒有通信了。

## 十七

在我打算改業的期間，住在巷內的一個學生，名子記不起了，忽然有天上午，到我掛號的號房裏來坐，同我東談西談的。他約有二十光景，穿着學生服，罩着白布的黑學生帽，微微打斜地戴在頭上。臉子黑黃，稍稍有點胖。眼睛微紅，眼角上含點白色的眼屎。講話的神氣很隨便，卻一句比一句親密起來，彷彿我們先前同過學，現在又重逢一樣。此後，他差不多隔不兩三天，就要來坐一次，不管有沒有病人在旁邊掛號，他也要講了起來。我也頗寂寞，喜歡聽到他那些講到雲南風土的談話。他說他的家鄉，挨到沅江縣不遠，那裏的氣候，非常奇異，尤其晚上的變動很大，上半夜熱來不能蓋一點東西，下半夜卻寒冷得非常。外面去的人，晚上睡熟了，不曉得起來蓋被，往往要生大病，以至把命也送掉。又講到由沅江縣進去的再遠的地方，像瀾滄縣之類，空地極多，到處都是竹林樹林，因為長年炎熱，擺夷人都用竹子作樓來住。漢人到那裏很受歡迎，好多擺夷姑娘都找漢人上門，拉作她們的丈夫，如果你想回到漢人地方，她也允許，去



半年一載都不要緊，只是須要答允，某年某月一定回去。如果到了約期偕不回去呢，她預先暗中給你吃的藥，便發作了，使你突然死去。擺夷姑娘就是這麼有恩情，卻又這麼狠毒。他說的時候，作出非常確信的樣子，說他很想那些地方去，卻又害怕回不轉來。我後來到南甸干崖那些擺夷壩子去過，知道給男子暗中吃藥的事情，絕對沒有的，只是這種傳說，很是流行。大約是擺夷婦女，專門造出這種奇異的說話，來羈縻漢人男子的吧？漢人所以也在相信，乃是熱帶地方生的病，在熱帶地方有藥醫治，而在溫帶地方復發的時候，便會無法爲力了。因之預先放了藥的傳說，就更易使人信服。

這個年青人，他偕講到他的親戚，說有的在軍隊上做團長，有的在外縣做縣官。他們都寫過信給他，要他去做事情，他都沒有去，一則嫌地方太遠，二則捨不得離開昆明。但假如實在找不到事做的時候，他也只好走去。到這個時候，我纔曉得他已在威德中學畢業了，開在昆明的親戚家裏，正在找事情做。

有一天下午，他約我到大觀樓去，打算在滇池上坐船遊個點把兩點鐘，我高興地接受了，並向祕書周老先生他們約好，要他們看着會所。等要走的時候，他纔得意地接近我的耳朵說：

「我已經叫好兩個姑娘了！我們今天得好好玩一場！」

「什麼姑娘？」我懵懵懂懂的，弄不清姑娘的意思，「是你的同學嗎？」他大笑起來，揪一下我的背，責罵地說：

「什麼女學生？你簡直是個草包，連姑娘都不曉得了！你出錢，她就跟你玩的！」我不快地說：

「那我就不去了！」

「真是怪！怎麼連你都變成齋公了！我只說你們會上，老傢伙纔吃素嘛！」

他把頭上戴的學生帽，一下揪到腦後，露出非常驚異的神色。接着眼睛眉毛一動，立刻抓着我的手腕，邊拖邊說道：

「走走走，你去聽聽她們唱歌就是了！在水上唱歌，真是好聽得很！」

我仍然掙脫他的手，我堅決辭謝了。因為我總覺得，用金錢奴役別人，只是唱唱歌，也是帶着侮辱性的，而且我也沒有心情，要買別人的歡笑，來娛樂自己。

「唉，我想不到，你竟這樣的固執！」他歎息地說，隨又眼睛眉毛一動，「那你找錢，作什麼用呢？你又沒有家在昆明？」

我老老實實告訴他，我一個月只兩元錢的工錢，並且又偕拿來買書了，零用錢都不大夠用。

「怎麼纔這點子錢？你在哄人嗎！」

他大叫起來，似乎一身吵熱了，偕把帽子也揭了下來。我又把初來的情形，告訴了他，說明我的目的，只在工讀方便，全不在乎工錢的。

於是他便把帽子，低低地蓋在額上，幾乎遮着了眉毛，怏怏不快地走了。以後他也不再來號房裏閒談，在巷子裏偶然碰見的時候，也只是隨便點點頭就算了，好像我們素來就很生疏，沒有談到十句以上的話似的。

有天晚上，我把這件事情的經過，告訴王傑三。他張起他那張嘴唇略顯得厚的大嘴，很感有味地笑了起來。

「昆明這個地方，壞得很！」他斂着笑容責罵起來，額上那兩三條和他年青臉子不相稱的皺紋，也格外打眼地現了出來，「你幸好沒有跟着去！我偕是跟熟不得熟的朋友哩，起先他請你，下次你就得請他，往後弄來大家濫下去，真像你們四川話說的，邀不倒臺。像他這樣的生人麼？哼，一下子翻過臉來，把帳全擺跟你，你除了當衣裳袴子，

毫沒一點辦法，」這麼說後，又詛咒似的搖一搖頭，「昆明這個地方，真是壞得很！」

## 十八

王傑三躺在躺椅上，又開雙足，沈思了一會兒，纔有所感似的說道：

「同那些女人來往，沒意思！一切都是假情假意，她要你的錢，纔是真的！借是交一兩個女朋友的好！」

說到這裏，黯淡的眼光，突然變得很有光彩起來，彷彿有一種值得回憶的愉快，又重新到來了的一樣。我便忍不住問他：

「你有女朋友嗎？」

「沒有！」他意味深長地回答，帶着微笑，「不過那是說不上的！」

「不管說得上說不上！借是說來聽聽吧！」

我現出熱心的樣子，催促他說。

「你借記得余貞爺嗎？」他斂着笑容問我，怕我記不得，又提醒一句，「善堂沒搬家的時候，也跟他兒子來住過。」

我立刻記起來了，余貢爺是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臉不大瘦，皺紋卻很多。面色不大好，宛如煙子秋過一般。穿着舊的棉布馬褂，舊的棉布袴子，卻沒有穿長衫。頭上常常戴着絨線睡帽，晚上拉到下巴底下，單把眼睛鼻子露出，白天則全捲在額上。兒子三十多歲，也是穿着短棉布衣，不著長衫，只是袴子是單的，光足穿鞋，不像他父親一樣，偕套有襪子。他的臉子沒有皺紋，只是臉色青中帶黑，彷彿鄉下的松木柴火，烤得太多了，臉子因而連帶受了煙子的影響。他們兩父子都是明善堂的信徒，來昆明的時候，總在善堂內落足，那次我看見他們，是爲了同人打官司，到省城高等法院控訴的。他們是外縣鄉下很有錢的地主，雖然熱心向善，卻在菩薩方面，似乎不肯多出香錢，這從善堂內的人，在招待和接談上可以看得出來的。五緡長鬚在討論募捐的時候，露出談諧有趣的神情，故意笑着說：

「我們偕是去找找余貢爺吧！」

劉醫生就立刻臉子黑下來，罵也似地低沈地說：

「找他？」

連屠其祥對我也在說他們兩父子的閒話。

「他們狗得很！跟佃客收租的時候，升把兩升穀子都不肯讓。管你婆娘娃娃餓死也好，都同他不相干！」

說得興奮起來的時候，便挨近我的耳邊，非常小聲地說：

「他們借害過人哩！他們不殺你，不打你，只想方設法叫你害麻瘋病！這個你可不要對人講哈，就我們兩個人曉得算了！」

只有王傑三喜歡同他們談話，而且每講幾句話，就要加以尊敬的稱呼：

「貢爺，你老人家。……」

而他在一面講一面笑的王傑三面前，也特別顯得很有活氣起來，那隻靜靜垂着或是老愛放在膝上的手，也愛時時舉起來，抹一下臉，或是理一下短鬍子。

當我告訴王傑三，說我記得余貢爺的時候，王傑三便把躺着的身子，坐了起來。

「我到過他家好些次數，」他鄭重地說：「同他一家人都弄得熟不得熟的，他家有個四小姐，」說到這裏，神情十分興奮起來，「呵，那書真讀得多，怕比你借讀得多，四書五經，倒背如流。寫一手好字，又會做詩，我啥子人講話，都不怕的，就怕同她在一道講話，她一忽提到這本書，一會又提那本書，真擔心回答不上，叫人臉紅。又怕她

高興起來，喊你聯句做詩，那就只有拔足跑開了。」說到這裏，他忍不住笑了起來。

「她這個人，真是大方，怕連城裏都少有，不說鄉下。我偕同她通過好幾封信哩！那信上的話，全是引經據典的。要有大學問，纔寫得出來。等我去找跟你看嘛！」他大踏步走進屋子去，翻了好一會，都沒找着，只是連聲地嘆：「該死的，不曉得放在哪裏去了？」悻悻地走了出來，「要是打失了，真是纔氣死人哩！」他懊惱地坐在椅上，沈默着，不講話了。

我要他忘記了信，仍舊回到愉快的題目上來，便笑着安慰他道：

「信打失了有啥子關係？你不好明天寫封信去，等幾天她不是就有信來。」

「咳！你不曉得，」王傑三歎氣起來，「每封信都不同嘛，它各有各的價值！」

「她現在有多大歲數了？」我仍然找些話來問他。

「歲數就不少啫，今年怕就有二十七八。」

「偕沒有結婚嗎？」

「她不結婚的，她要留在家裏。」

「這就奇怪了！那不是杜有一場學問？」

「咳，我看女人家，借不宜太有學問！」王傑三重又歎氣地說，「太有學問，她就不想結婚了！」

「那她留在家做啥子呢？」

「她心大得很，想修行成神仙！」

「這真是冤枉她讀一場書了！世間有啥子神仙嘛！」

「這話又難講喃！」

我聽見王傑三說這樣一句話，知道他是相信神仙的存在的，便不想多講下去了。只是王傑三又說道：

「我在家修行總不大好，最好到深山裏面去！比如余四小姐嘛，她就喜歡同男子些講話，跟你談個點把兩點鐘，都不要緊的。這樣子，我總覺得有些不大妥！女人家總要像個女人家纔好！」

我不禁笑了起來。

「你笑啥子？」

王傑三有點詫異地望着我。我笑着說：



「你要她像個女人，她就不會同你談個點把兩點鐘，她就不會同你一封來一封去的通信了。」

王傑三也笑了起來。於是我又提出一個問題：

「像這樣的女人，你覺得做你的太太好些，借是你的朋友好些？」

王傑三一臉歡笑起來，笑了一會，纔說：

「我覺得借是做朋友好些！做太太，你就吃不消，她看清你的學問不如她，她就要輕視你！做朋友嘛，借可以客客氣氣的，冒充幾天有學問的人！比方通信，我就可以翻翻尺牘，翻翻辭源咄！」

「那這樣，你就不要要求她像一個女人咄！」

聽見我這樣說，王傑三只好嚇嚇地笑了起來，隨又說道：

「人總是這樣的，你一同她通起信來，就希望她單同你一個人通信。」

「她同許多人通信麼？」

「哪不是？」王傑三有些不快地說，「善堂裏的老師，就常常接到她的信，你要是到過她家，她也會同你通信的！」

「這倒有點不像修行人了！」

我沈吟地說。王傑三把手拍下椅子，表示很不滿似的說：

「我想，她就是想顯顯她的學問咄！」

這位小姐寫的信，到底怎樣的好，我始終沒有看見。因為王傑三以後既懶於寫信去問候，同時也忘記了翻尋他箱裏的儲藏。而我自己呢，也覺得這位老在修仙慕道的人，也用不着我們凡人去常常掛念她了，所以也就不再同王傑三提起看信的事情。

## 十九

王傑三的一個姓曹的朋友，是他易門的小同鄉，又是同他拜過把的，因為嫖的結果，小肚子底下生了橫疽，便來會所上住着養病，順便請醫生助手郭晉三跟他醫治。他動作很是艱難，不能出街去吃飯，只好在房間裏放個炭爐子，自己煮煮。我看不過意的時候，便自動去跟他幫幫忙。他年紀同王傑三差不多，只是臉子黑瘦，短衣裝束，全然一個農民。同王傑三一比，完全兩樣的人。但王傑三對他的感情，卻是很好的，一到外面去的時候，總是手裏要跟他帶點菜回來。我也常常穿過何公館，走到街上去給他買菜。

他生病的人，總容易感動的，一跟他幫忙，他就連聲地稱謝不已。王傑三亦對我說：

「我這位姓曹的哥子，人太好了，偏偏得着這樣的冤孽病！你到他家裏去，侍承得好的很，雞呀鴨呀，總是叫你吃來不想吃。將來你到我們鄉下去，你就曉得了！」

但五縉長鬚以及劉醫生他們，卻都討厭這樣的病人，認爲害花柳病的是世間最可恥的事情，更不該來在會所裏居住。只因是王傑三的朋友，姑且勉強忍住，但在背後，卻更加指責王傑三起來。而在會所上，看見姓曹的病人時，也露出了不快的臉色。我起初聽見是花柳病，也情不自禁地感到了憎惡，但因見他走路彎屈着身子，走不到好遠，就要扶着壁頭，現出一臉痛苦的樣子，也就有些憐憫他起來，只要閒着的時候，就願意幫他一點子忙。這花去我的讀書時間，較之先前侍候那些下圍棋的少爺們，也就並不爲少。而且這借沒有一點工錢，但我卻是很願意的。因爲這是出於自動的同情，而那卻是由於強迫，且處在奴役的地位上。同時，我對於蔡元培所說的「勞工神聖」，也就有着一番新的解釋——勞動的工作，能由自己自動地去參加，絲毫沒有出於別人的強迫，即使做的是人間最卑賤的工作，也是神聖的。反之，如果受着強迫去從事，即使做的是人間最高貴的工作，也只是過着奴役的生活而已。

王傑三看見我常常自動地幫他朋友的忙，就十分感慨地說：

「他媽的，偕是我們這些沒有掛善人招牌的人好些！」

王傑三的朋友很多，他的易門縣的同鄉和在省城留學的學生，好多常常來找他。他能夠找許多的話題來同他們談，而且一談起來，就是興高采烈的。我不在會所裏面的時候，自然我也會變做他們談話的題材。當我在場的時候，而那客人又是著制服的學生，王傑三就定規把我介紹給他們認識。大家見面不大容易談起來，似乎也無從談起，但他們的態度，卻很真摯而又熱忱。

他們易門縣留省讀書的男女學生，成立一個留省同學會。成立的那一天，就是借紅十字會的會所做會場，並在客廳前面的空地上，全體集合攝了一張照片。他們議定寒假回易門的時候，在城鄉各地組織義務學校，教育家鄉的失學兒童。在這一會上，為我最熟識的學生，便是王秉心和劉之惠兩人。王秉心是個極善講話的年青人。身材長長的，一張智慧的臉子，帶着凝思似的兩隻眼睛，沈着而端莊，使人覺得他將來的發展定會走向政治方面。但哪料他後來全把興趣放在藝術裏邊去了，年把後他在上海進勞動大學的園藝系，課餘的時候，則帶枝鉛筆，到江灣田野裏去寫生。抗戰期間，在昆明組織劇

團，上演話劇，而以導演王旦東的名子，聞於雲南了。另一個人劉之惠，身材比王秉心矮，他頭卻出衆的大，他不大講話，但臉上卻現出沈着而又很堅決的神情。他後來留學日本，翻譯佐野袈婆美的中國歷史教程，署的譯者姓名卻是劉惠之了。他們要我到易門縣去作寒假義務學校的教員，薪水沒有，全是盡義務，我卻高興地滿口答允了。只等寒假一到，便同他們一道起身。

不久，王傑三辭了職，和他姓曹的朋友一道回鄉去了，雖然我的盡義務的事情減少了很多，讀書的時間又再行充裕了，但一種寂寞之感就常常臨到我的身上。我恨不得早些離開會所，走到一個新的環境裏去。

寒假未到來以前，我就把教書的事情，告訴給五緒長鬚，說我決心辭職，要他早點找人接替，免得我走時工作停頓。他略微一驚，繼則感到滑稽似的笑了起來，隨後埋着鬚鬚，作聲孔下鼻子，竭力做得莊重地說：

「這是好的，你去好了，會上可以另外請人。只是你得向他們講，去的時候，要坐轎子，三個人擡更好，走路是有失體面的。並要易門縣派幾支槍來接，這倒不是怕路上有土匪，我曉得路上很安靜，只因你是去教書，得顯出一點身份，那些小縣份的人。纔

會尊敬你！」

我聽見他這一番話，很是感到訝異，幾乎疑惑他在開我的玩笑，他望望我，有點生氣地說：

「這是我對你的好意！最好他們下次來的時候，你就照我的話說，他們有心請你，不會不依你的！」

我私下揣測他的話，倒不是開什麼玩笑，而是把我看得太老實，有心使我上當的。因為照他所提出的要求，別人不但不會答允，且會嗤之以鼻，認爲糊塗哩。結果呢，事情吹了，我只得又向他請求賞臉，恢復我那份快要失掉的奴役工作。而他呢，人情也有了，恩德也有了，毫不費力，拴着一個奴隸。

不久他又向我板起面孔，從玳瑁眼鏡裏射着冷冷的眼光，聲音頓重地說：

「你照我的話，說了沒有？」

我冷冷回答：

「沒有！」

「你爲啥子不講呢？」他責備起來，「你這人真是，這都不好意思講麼？你不講，

下次我代你講。」他忽然顯得溫和而又好心起來了。

我連忙阻止他道：

「理事長，謝謝你的好意，千萬不要向他們說！」

他狠狠盯我一眼，十分不快地反問：

「爲啥子？」

「我覺得教書，並不是件了不起的事情，用不着那樣勞師動衆！」

「可是，你得知道！」五綰長鬚說了這句話，便暫時停下，用手拉他下巴底下的鬚子，臉子十分嚴肅起來，通過玳瑁鏡子的眼光，定定地望着我，繼後則作聲孔下鼻子，「你得知道，你不這樣，他們會看不起你的！」

「這一點也沒關係！」我竭力忍着心裏的忿怒，「我不會長在那裏的，頂多教個把月。」

「那個把月就走，又何必去呢？」五綰長鬚又臉色轉溫和了。「這裏的工錢，會上可以加的。」

「錢我倒不在乎！」我冷冷地說，「這回到易門縣去教書，我就沒有要一個錢。」

五綰長鬚很驚異地望着我，半晌纔說道：

「這樣下去不好的！你不要錢，人家會把你當成傻子看的！你跌倒你不花錢嗎？像你的衣裳就該縫了，人家會白白送你不成？世界偕沒那樣的善人哩！最好趕快去問他們，多少錢請你教書？沒有錢，你就不要去！」

我便向他說明，人家辦的是寒假義務學校，教那些進不起學堂的孩子讀書的，就等於在做善事一樣。五綰長鬚卻冷笑一下，扁起嘴說：

「你纔肯相信那些話！人家搞了錢，你偕蒙在鼓裏頭！」

「他們都是純潔的學生，家裏都過得去，偕搞錢做啥子？」我感到很是不平地說，接着又補兩句：「這次的開辦費，偕是他們自己捐的哩！」

五綰長鬚沈默沒講了，只是搖着他那戴黃絨帽子的頭，彷彿有着孺子不可教也那樣的鄙夷神氣。

我的去志甚堅，那是什麼也不能動搖的。正如我要從四川來到雲南，別人無論什麼勸阻話，都不能在我的心上發生一點影響。

醫生劉錦堂聽見我要到易門縣鄉下去教書，倒是一臉的高興，點點頭說：



「這是很好的！這是很好的！」

接着又上上下下的打量我：

「唔，你就是這麼一身嗎？你沒縫衣裳？你一年多的工錢呢？」

「拿來買書了！」

「唔，唔。」

他沈思似的，點點頭就走開了。

我的一年半的工錢，大半是拿來買書，其餘的則作爲剃頭買鞋子的零用。另外偕有一點小小的破費。原來送診處。對窮人一文不要，但見有穿著很好的人來看病，便要一兩角錢的掛號費。這錢由我收起，月把兩月纔繳上去。掛號的錢，多半是些銅板，我每天收到，便丟在一張桌子的抽筒裏面，結算的時候，纔再一一數過。常常到我房間裏來耍的那位五少爺，除了東翻翻書，西翻翻書，講些孩子氣的話而外，偕間或要拉開抽筒，笑嘻嘻地摸出幾個銅板，說是要拿去買花生吃，起初覺得數目小，由他拿去，不加阻止，後來次數多了，而且每次越拿越多起來，即使當面加以阻止，也不成了，他變成猴子似的，竟要跳前跳後地，來乘機搶奪，於是只好把抽筒經常鎖起，他也覺得在我這

裏玩厭了，從此不再來了。這一筆拿去的數目並不多大，但在我可就成爲重負，我要離開紅十字會的時候，偕把我的原文溫德華生代數和幾何，賣到舊書攤上去，纔算把損失填補上了。

隔不幾天，劉醫生打發屠其祥送來一頂呢帽，一件夾衣，一件單衫，雖是舊的，但偕沒有補疤，也沒一點污漬。我因見他平日對我偕好，便不客氣地收下了。不久，我就穿着這樣的衣裳，戴着這樣的帽子，去做鄉下孩子的教師。

## 二十

在城市裏沒什麼可以留戀的了，只想迅速離開了昆明。在這一年半的雜役生活中，只同成都要好的朋友，通過一兩次信，我也沒有把我卑賤的苦惱的生活，告訴他們一個字。我只向他們說着空洞的鼓勵的話，我不願意使我的工讀失敗的憂愁，傳染到他們的心上。他們年青的心，正和我的心一樣，須要有人不斷地打上勇氣。因此，信就不能多寫，一多寫便要不知不覺地把苦悶和抑鬱，浸染到紙上了。孫偉章在成都辦一個宣傳社會主義的週刊，我曾在那上面寫過兩封通訊，一封是在成都寫的，一封是進入雲南境內

寫的。曾擬到昆明後繼續寫下去，也因心境上的不快，不願拿一些苦痛的描寫，去使那批與我同樣想到外面去飛躍的青年，感到失望和頹喪。就是我那在農村中破產的家庭，極其盼望我能學成回鄉，重振家聲的，我也只寫了一封信。我在信上，告訴我的父親，說我要在外面流浪十年，纔能轉回家園去，使家中人對我的希望，盡量地減淡，以至於慢慢地全行忘記。我離開家的時候，他們只知道我要到北京去考京師大學堂，一點也不知道，我是去到南國的天野，實行半工半讀的苦生活的。

雲南省立第一中學終於放寒假了，在這個學校讀書的王秉心，便來約我一一道到他的家鄉去。同行偕有一個名叫黃璉的年青人，他是王秉心的同學，也是這次去易門縣，作寒假義務學校的教員的。他是雲南鶴慶人，易門縣沒有去過。他也和我一樣，對那未見過的鄉村和山野，充滿了新鮮的憧憬和興趣。他的穿著很樸素，藍布長衫，家常布鞋。頭上戴頂呢帽，邊子隨便地輾下，顯然是戴的很久了。臉長而圓，顯得相當健康。眼光和臉色，則現出很有決斷，頗爲固執已見的神情，但在高興的時候，卻又會露出極其天真的笑容。

我們三個人動身的這一天，天氣很好，陽光晴朗的，天空澄藍得像海水一樣，一

路相當暖和，毫不感到是在冬天的時候。兩個挑行李的挑夫是王秉心的家鄉人，由他走快走慢，我們全不照管，只是隨心所欲地，邊走邊談着我們高興的話。我在紅十字會做一年半雜役的期間，同會所裏面的人一道，或是在街頭碰見的時候，總從他們的眼光臉色口氣上頭，得到地位卑微的感覺，只有在這一批知道我在半工半讀的青年人中，感到了平等，而且覺得了很大的快樂。王秉心是個愛自由的人，他主張一路上的伙食，不要拘定時間，只要餓了，就可去店裏面吃，一天吃四五次，五六次，都可以的。同他接觸久了，纔知道他對於政治以及主義這些事情，不大感興趣。至於學校裏面的功課，他卻樣樣都很喜歡。我在師範學校，對於唱歌畫圖習字，這類科目，幾乎等於廢棄，而他卻在這三種上面，成了一個能手。黃埏則和昆明一些進步青年一樣，對於北伐有着某種程度的憧憬。而在二十年後，作為讀書出版社的經理，他已成爲新的出版家黃洛峯了。

我在紅十字會的時候，就聽到有人談過北伐的情形了，那是劉醫生的朋友，一個昆明市上開西餐館的老闆。他來找劉醫生的時候，總喜歡談到北伐的戰爭。

他彷彿有好多祕密的消息似的，總是說北伐軍取下什麼地方了，在那個地方打了大勝仗了。而當時我們會上訂的幾家報紙，卻都是登着不利於北伐軍的消息，不是報道被

殲滅了好多軍隊，就是電傳某某要人在前線受了重傷。即使吳佩孚的軍隊在某地確實敗了，也只輕描淡寫地說，是在戰略方面，作着有利的撤退。

那個餐館老闆是個僑居昆明的廣東人，講話的時候，總帶些使普通話含糊的廣東口音，叫人聽起來，頗為吃力。但因他講的是報上沒有見到的戰爭消息，同時他講的時候，臉上又現出極大的熱忱，眼睛現得頗為銳敏有光，便叫旁人也不能不注意地聽了。

劉醫生平日是絕不談論政治軍事的，但他卻很高興聽餐館老闆的議論，在他那平時嚴肅得近乎怒氣的臉上，也露出柔和而又快樂的光輝，且帶着非常相信的神情，點點頭說：

「那就快了嘛！」

「那當然快！」餐館老闆興奮得站起來地說：「汀泗橋一敗，他吳佩孚儘能再打幾下！」

劉醫生現出警覺的臉色，小聲地說：

「那末，我們這裏……唔……唔……」

餐館老闆毫不避忌地說：

「這就夠他傷腦筋嘯，要保土皇帝的位子！」

劉醫生小聲微笑地說：

「可有十多年了嘯！」

餐館老闆憎惡地說：

「可是借沒有坐夠囉，這真叫做人心不足蛇吞象！」

劉醫生感歎地說：

「一個人借是看穿點的好！」

他們所講的人，雖沒有提出名子，但旁邊的人卻都知道是講唐繼堯。我初來到雲南的時候，在滇東的一帶城市裏，只要有照像館，就定規看得見家家照像館的玻璃櫥窗內，掛個胖胖的陸軍上將的武裝照片，以作生意方面的招徠。而那些進城來賣土產品的鄉下人，也定要在櫥窗面前現出驚奇的樣子，瞧個好一會。我有次在山坡的樹下息氣，一個附近茅屋裏面出來割草的農人，同我閒談，他聽出我的口音是四川人，而且知道剛打四川來的，他便突然問我：

「你們四川的唐繼堯，是哪一個？」

弄得我一時回答不出話來。原來唐繼堯統治雲南十多年，給老百姓的印象太深，把他當成省長一樣的普通名詞了。他在雲南的治績怎樣，旁的不講，單看絕口不提政治的劉醫生，一談到他的口氣，便可以知道一些。他對唐繼堯將來的失敗，並不表示關切，反而願他早些抽身的好。

在我到易門的前兩三個月，唐繼堯就嗅出不利於他的政治空氣了，便針對一般人的需要，把民主政治的漂亮招牌掛了出來。借成立一個民治學院，招收一批青年進去，製造出來，好幫他在土皇帝的寶座面前，敏捷地懸起使萬眾開心悅目的彩色布幔，以應當前洶湧澎湃的民主潮流。我們一路上談到民治學院的時候，王秉心不說什麼，黃壇便強烈地表示不滿。我則評之爲「轎伏養成所，畢業出來只不過替唐繼堯捧捧場罷了。黃壇後來轉回學校去讀書，在校刊上做「所見所聞與所思」一文，借把我這句話，連同我的姓名，一道引用了進去。這在現在二十年後看來，餐館老闆能向人毫不避忌地講，作者能在刊物上大膽地寫文章，則使人覺得，那個土皇帝下面，倒借有着一些難得的自由。

我們三個年青人，走在路上，一點不感到辛苦，只覺得遊玩似的。有着充分的旅行的快樂。尤其我個人，更像放出籠子的鳥兒，又找着了伴侶，飛在開花發綠的森林裏一

樣。

第一天晚上，我們息在安寧州，那是離昆明不遠的一個小城市，夜裏沒有電燈，一早家家都關了門，街上墨黑，狗時時發出惡聲，像要打架的光景。第二天晚上，則沒有碰見適當的街市，天黑了，偕在山路上走着。一看見路邊遠處有燈火從林中漏出，我們便不管認得不認得就去借宿。主人是富有的農民，很客氣地接待我們，請我們到樓上去坐，點起亮亮的洋油燈。一面則煮飯給我們吃，樓下的竈房燒着松木柴，煙子升騰上來，滿樓霧濛濛，使我們難於睜開眼睛，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鼻孔裏簡直凝集起了血疤。吃飯的菜，有臘肉，有豆豉，都是非常可口的。主人也和王秉心一樣姓王，但卻不是跟他屬於一族的。不過提起王秉心的家裏小街王家，他們卻是知道的，因此他們招待得格外熱忱。次日臨走時，我們悄悄問王秉心，是不是該跟他們算點食費和宿費。王秉心便笑着說：

「這不好算得，算了他們不會收，反而使他們不好過！你們不曉得我們這裏的風俗，招待客人是很平常的！」

臨走的時候，王秉心便像對待親戚那麼似的跟他們告別：



「趕小街的時候，就請到我們家裏來玩呀，一定來哪！」

「一定來的，一定來看你們的！下次到昆明去，又請來玩哪！」

主人也把客人當成熟人似的，趕在背後叮嚀着。雖然我永遠忘記不了這一夜樓上秋人流淚的火煙，但也永遠忘不掉這家招待客人的厚道和殷勤。

## 二十一

王秉心的村子，是在老黑山脚。他的家更是和山脚挨近，屋背後便是一層比一層高的松林，黑鬱鬱地一直延伸到很高很遠的地方去。有風的時候，坐在他家的屋子裏，便可聽見一片的松濤聲音。他們村上的人很少到老黑山去，而在收成不好的年辰，卻有匪突然下來，劫掠村子。王秉心的三哥，就是在有一年拿跟上匪殺死的，我們未到他家，便在路上知道了。我們一走到那個叫做小街的壩子，望見滿嶺森林，巍巍然壓倒羣峯似的，高聳在天空中的龐大形體，露出使人恐懼的樣子，不待主人的指點，就能立刻猜出他的大名定是老黑山了。

王秉心家裏人口很少，一個年約五十六七歲的母親，臉子瘦瘦的，打起了很多皺

紋，但眼睛卻偕好，顯出一個很會持家的老太太的神色。她認爲在中學畢業的兒子，可以回家討一房媳婦了，便在一排正屋的前邊左側，接着竈房，修起一座小巧的樓房，好把將來的新人安頓進去。我們到的第一天，這座樓房剛完工不久，一片新鋸松木的板壁，出現在我們的眼前，和那煙子秋得黃黑的正房，恰恰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晚上睡進去，時時聞着松木的香味。除他母親之外，就只有一個寡居的三嫂，臉色憂鬱，終天陰悽悽的；身邊帶着兩個小女孩，大的五六歲，似乎正在開始包足了，不大活潑的，老跟在大人後面。

在昆明，並不覺得寒冷，但到這山間的村子，可就感到冬天的威力了。一到夜間，王秉心家的堂屋當中，就把樹兜子，疊在一堆，生起了火，吃了晚飯後的主人和客人，就都拖根板凳來圍起火堆坐着，用微笑的閒談，打發去冬天的長夜。堂屋又空又大，前面又沒門板之類，來作遮攔，因之火煙總是升騰起來，散到屋子外邊，秋不倒人的。這樣度着冬天的夜晚，實在使人舒適愉快。

王秉心在家裏的地位，顯然是很重要的，家中一切可以供給的享受，不成問題，都能得到優厚的一份。母親在家裏的布置和打算，全是拿他作着中心的。但他卻全沒心腸

留在家裏，明年打算到上海去考大學，而在這寒假期內，小部分的時間，同我們住在離他家一里路的小學校裏，大部分的時間，則到七十里遠的縣城去住。這可說明老的一代的希望，和年青一代的憧憬，是怎樣的分歧，而又隔得如何的遙遠了。

小學校就在一座叫做見龍寺的廟子裏面，我們在王秉心家裏住不幾天，就搬了進去，學生有四五班人，除了原有的小學生都來上學而外，又增添了別個小學校的學生。自然另外還有失學的兒童。王秉心便又請了兩個當地的小學教員，前來幫助教書。

黃埧管理學生很嚴，即使一些和他年紀一樣大，甚至借要大點的，也對他感到了害怕。他講話有力而且扼要，在教學方面，學生就是跳脾的，也無以非難。只是性子未免太峻烈太暴躁一點。有次一個姓董的教員，在吃飯的時候，不知說什麼話惹毛了他，幸好我們拉的快，不然，姓董的頭就會拿跟隨打破。煮飯炒菜都不大十分高明的廚房張才，也常常得到了黃埧的責罵。他在學校教高級班的國文，其實也即是古文，但卻喜歡寫點白話文章，小說也曾寫過，好像沒有完成一篇，就又放棄了。

我們教書都很自由，天氣晴明的時候，便帶起學生，坐到田野裏面去上課，曬着溫暖的太陽，吹着和煦的微風，做先生的和做學生的，都感到了無比的興奮和愉快。休息

的時候，大家使仰身朝野草上一躺，天空的藍，雲朵的白，以及飛鳥掠過的黑影，全都收進眼裏，使人格外覺得寧靜和舒適。我後來在仰光教過小學，在桂林教過中學，都沒有這一段教書生活，值得回憶。

在見龍寺的學校，只算是全易門縣寒假義務學校中的一個，校長則由王秉心擔任，但他常常因事到縣城裏去，停留個相當時期，在停留期間，便在城裏最大的義務學校內，擔任一點功課。至於本地請來幫助的教員，都不住在學校裏，教了書便回去了，往往只剩黃埏和我兩個人，留在廟裏。我們常常自己嘲笑地說：

「我們簡直是見龍寺的和尚了！」

後來找着照相的人來照像，我和黃埏王秉心三個人，在寺邊岩石上照了一張，在洗的時候，便各畫成和尚似的圓領大衣，且題字爲「見龍寺的三僧」。同時各人又當真自取一個和尚的法名，黃埏因他的字是肇元，顛倒過來，改爲圓照，看起來非常的像，於是要作爲師兄弟似的，順序下去，王秉心取名圓覺，我則取名圓澈了。

星期天，則在田野裏走走，黃埏手裏多半捏根竹棍子，作爲手杖似的，一打一打地走着。有時也帶着學生去爬老黑山，穿進那片無人的森林中去，看見不易見到的馬纓

花。過舊曆年的時候，王秉心偕在縣城裏面沒有回來，我和黃埏在大年初一的那天，去爬一座孤峯，叫做寨子山的。這是跟老黑山對立，而把村子夾在中間的。因為太陡峭了，平時很少人上去，只在老黑山上有匪下來時，全村的人纔逃到這裏憑險拒守。山頂上有石砌的堡壘，燒過火煙的竈，都偕留着。我們上去的時候，因沒人引路，便胡亂爬了上去，每走一兩步，都須抓着樹枝和籐子。一直上了山頂，纔發現也有上山的小路，因之，下山便好走的多了。在山頂上看見下邊的村子，籠着過新年的氛圍氣，有爆竹放後白煙一蓬蓬地升起，有小孩圍在一塊扯着提簧的嬉戲，有打打扮扮的女人站在門口與高采烈的閒談，有穿新衣的男子，恭恭敬敬地跟遇見的人作揖。我們兩個年青人是贊成過陽曆年，而要有意對陰曆年，作出冷淡態度的，但在這個時候，也仍然感到我們是在過個奇異的孤寂的新年，以後很難忘記掉去。人民的力量和影響，是極其大的。

村裏人過新年，家家都要砍根七八尺高的松樹，栽在堂屋前面的庭中。堂屋裏面則把桌椅移開，鋪上一屋子青色的松葉，約莫尺來厚光景，有客來拜年的時候，就主人客人都坐在松葉上面，喝茶吃飯。一些學生的家庭，是有田有地的，都請我們做老師的，去吃春酒。除了兩三家，用桌椅擺飯，其餘全都是坐在松葉上吃的。聞着松葉的香味，

看着松葉的綠色，酒杯碗筷又都時時跟松葉接觸，便使人覺得宛如在森林中野餐一樣。

王秉心回來的時候，也由他導演過一個戲劇，教員學生作了演員，劇本卻沒有，只是臨時編造情節，臺詞則由各個演員上臺的時候，自出心裁，隨便應付。戲臺將就教書的講臺做的，布幕和布景所需的材料，便拿學生教員的被單湊成。觀眾都是附近的村人，男女老幼，站滿了一大教室。可算是小街這個地方，空前的盛況。戲劇的情節，已記不大起了，只記得其中一幕，土匪擄人，頗為王秉心的母親不滿。因為在臺上演那被綁去的角色，正是她老人家獨存的兒子王秉心。這當然容易觸到她的傷痕——先前一個大兒子拿跟匪徒殺掉，就是血淋淋倒在她的足下的。演過戲好久了，她偕在抱怨：

「新春上月的，咱個演那樣不吉利的戲哪！」

我們雖然笑笑，沒回答什麼，但心裏總感到有些失悔，的確不該演那樣的戲，使她老人家重新記起了先前莫大的痛苦，且又惴惴不安地怕將來偕有同樣的不幸發生。

## 二十二

王秉心家裏的不幸事件，除了他的三哥被匪殺了而外，偕有他五姐的離婚糾紛。她

的五姐小時就由家庭主持，同三四十里外一家人家的兒子訂婚，不幸那個兒子死了，兩家並不放棄婚約，反由死者的兄弟，來作婚約的頂替者，於是悲劇就從這上面開始了。女的年齡大，男的年齡小，日常生活上，便漸漸發生了糾紛，雖然已經生過一個女孩，仍舊無法制止兩方裂痕的擴大。我到小街這個山谷落裏的時候，王秉心的五姐，已抱着孩子，忿然出走，到男子的伯父家裏，暫時安身去了。王秉心的母親，聽見這個消息，自然很難過，但也埋怨自己的女兒，不該離家出走。她認為女兒遭到這樣的磨難，乃是命中帶來的，又只宜忍受，不應反抗。但我和黃璫等人，都竭力主張離婚，擁護農村中這位娜拉的反抗行爲。王秉心同意我們的意見，決意去解決這件糾紛。他去的時候，我也跟着去了，打算從旁作他的幫手。

我們兩個人，早上一早走的，晚上借沒走到。雖是年青人的心，都不害怕，但迷路在山間，找不到宿頭，總是一件叫人着慌的事情。四下樹木稀疏的荒山，都已變成濃墨的陰影了，白天山窪可能瞧見的茅屋人家，也都藏在黑暗裏面，沒有透出一絲燈光。天空顯得低矮許多，點點星光，逐漸地密了起來。手觸着路旁小樹的葉子，溼潤潤的已經上了露水。我們便大聲地唱起蘇武牧羊的歌來，一面想藉歌曲的情調，在寂寞的心上增

加一點兒勇氣，一面也想憑着歌聲驚動起一些人家的狗叫，好使我們找着人來問路。這一辦法，果然生了效果，我們便朝着狗叫的方向走去。走的差不多的時候，就大聲地向人問路。茅屋人家也很熱忱地回答過來，我們終於走到了目的地。

我們首先是到娜拉所在的地方去，桐油燈光下照出的娜拉，是個將近三十的農婦，頭髮稍稍飛起，臉色不好，缺乏營養的樣子，眼睛的光芒，卻顯得相當有點脾氣，正可約略看出她爲什麼不甘奴役的一部分原因。王秉心把離婚的意見，告訴了她，並接她回家去長住。她現出非常感動的樣子，半晌纔說出話來：

「好，我明天，就回去吧！」

第二天，我們又到她婆家住的鎮上去了，男子確是一個比女的年青好多的後生，帶着悻悻的樣子，坐在我們的面前。當他的母親，一個五十多歲的神情固執的老太婆，同我們解說媳婦的短處時，他就要不要又抵塞一兩句，作着補充。他們堅持他們有道理，把壞處全派在女的身上，當然這使我們兩個年青人，不能忍受了，便直達直說出離婚的話來。

他們兩母子都吃了一驚，偕對我深深看了一眼，然後忿忿地說：



「離就離吧！」

於是我們退了出來。王秉心留在鎮上，向當地的鎮公所辦理離婚手續，我則喊乘滑竿，接他的五姐，先回小街去。轎伕走着和我們來時不同的山路，轉的太多，在路上借宿人家，睏了一夜松葉鋪的地鋪，第二天纔到了王秉心的家裏。不敢向他的母親說是離婚回來的，只說回來看望她老人家，暫住一些時候。

王秉心回來的時候，笑着對我說：

「嗨，你不知道，那家人放出流言，說我們王家已經另外選好了女婿，偕同去看了人，纔離婚的。」

我聽見了大笑，王秉心又繼續說道：

「也好，我不說穿，讓他們氣氣，當真我們王家的女子，就沒人要了！」

不幸幾年後，我們在上海遇見的時候，纔又知道，王秉心的母親，已把這位農村的娜拉，仍然強迫送回那家去了。

「那末，你五姐怎樣過下去呢？」我忍不住地問。

「當然，過得更苦了！」王秉心黯然地說，「我回去的時候，仍舊要接我五姐回家

的！

## 二十三

王秉心辦理了這件離婚的事，便又很快到縣城去了，他那時候是給青春時代的某種追求制服着了，不能自拔，而且也不願意自拔，反而倒是極高興聽其擺布似的。對方是吳漢英，我們沒事的晚上，曾和王秉心談到的，而且我也見過。胖胖的黝黑的臉子，配着一雙大大的眼睛。王秉心說就是那一雙眼睛，有着很大的攝人的誘力。他和她已是非常的熟識，平常見面的時候，總用「二姐」那樣親切的稱呼。她的弟弟吳和生和王秉心既是同學，又是很要好的朋友。她在縣城的家，對王秉心是常常打開大門的，但王秉心卻總沒有表示心情的勇氣，而他自己的確也是個富有涵養的青年，不善於魯莽從事。當這舊曆正月的時候，他使請縣城寒假義務學校的全體女教員，到小街來作春假的旅行。好使年老抱孫心切的母親，也可以看一看兒子所說的那個意中人。並藉以搪塞一下老年人的嘴巴，免得她終天在旁邊囉嗦，急急於要去煩勞紅葉婆。

我們三個年青人在一道，談起話來，可以說是最為天真流露而無隱飾的了，王秉心

剖白了他的愛的心境，而黃埧也表露了他對某一個人的傾慕。他的情形正如意大利的但丁一樣，兩人偕沒有講過一句話哩。

當那些縣城來的女教師，從王秉心家裏來參觀我們的學校時，黃埧便忽然叫學生排定隊伍，到半里路外的田野中，去表示熱烈的歡迎。這是事前沒有這樣的決定，而當時也是其他的人一下想不出來的。但等到女教員們笑臉盈盈走進學校的大門，我纔恍然明白，原來那羣人裏面，是有着他的比特麗絲（Beatrice）的。她年紀只十六七歲，一張瘦小的蒼白的臉子，一對富有引力的黑溜溜的眼睛。沈默，不講話，總站在別人不大注目的地方。她是王秉心的那個叫做二姐的親妹子，名叫吳瓊英，偕在昆明的女學校內讀書，沒有畢業。

我們的學校，因為有人來參觀，也在事前用紅紙綠紙條子寫起標語，裝飾一番。王秉心引客人到來，看見了壁上貼的東西，有點皺眉頭，偕暗自埋怨我們：

「這搞的太多了嘛！」

我們這天對他都拿出了好的心情，不理睬他的抱怨，不分辯他的指責。後來他把參觀的客人領回他家去，我站在學校門口，望着他的背影，不禁歎氣起來：

「爲什麼單她一個人不來呢？」

黃埧也搖搖頭說：

「咳，這怕搞不成功了？」

這句話，真像神奇一般的預言，不但應驗在王秉心身上，而且也成爲他自己的不祥之語了。

女教員有王詠蘭，王月帆，戴左男，王浩蘭，吳瓊英等人，王秉心親自送她們轉回城去。我和黃埧兩個人又單獨留下，便在課餘的時候常常走到胡豆豌豆麥子的田邊，坐在青草上面，浴着二月暖和的陽光，聞着豆麥野花的芳香，聽着蜜蜂醉醺醺的沈吟。一面則講着我們離開小街後的打算，以及遼遠的未來。春天的時光，就在我們的心上，甜蜜地流了過去。回去的時候，順便在小河邊上，採摘一兩枝美好嫩黃的迎春花，把春天帶進那座幽靜寂寞的古廟。

在我教的那一班學生，有個十五六歲的孩子，姓王，臉子黑胖，身體結實，沒有讀完初小，就因家裏貧窮，常在山裏放牛的，趁這寒假義務學校，再來讀書，功課相當做的好的，而且也起了自己發憤的念頭，但我和其他的人，都沒有能力使他繼續求學。他後

來知道寒假義務學校一結束，我就要到雲南西部邊境野人山地那一帶去，便獨自走來向我懇求：

「老師，你讓我跟你一道去好嗎？我替你做事，沒事的時候，你就教我唸書。」

我覺得我在寒假義務學校教了三四十天書，可以說得上一點成績的，怕是就只有引起一些學生肯讀書肯上進的念頭罷了。然而等到聽見他這種懇求的聲音，纔又感到連這點渺小的成績，也只能算是造成了一種惡果。因為他受了環境的束縛，原來是放放牛耕田算了，即使再進寒假義務學校，也無非企圖多認得幾個字而已，現經我這一慫恿，挑動了他的志願，而卻不能給他以滿足，就正如惹起別人強烈的飢餓，而不叫人家吃飯一樣。我帶他去麼？這條半工半讀的路子，我是親自領略過的。今後的路程，怕比先前經歷的，借要艱險，借要困難。我願意獨自一個人去嘗盡各種的酸辛，去歷盡各種的苦難，但卻不忍聽見一個同伴，在耳邊呻吟，看見一個親人，在足下啜泣。我只好婉言拒絕了他，盡量叫他在家裏自己讀書，又把王冕放牛讀書的故事，告訴他聽，引起他自修也能成功的憧憬。但他問我：

「老師，你爲什麼又出來走呢！」

我只能說，我已經讀過一些書了，現在借想把外頭的世界，當成一本大書來讀讀，想看一些書上所沒有講到的事物，想增加一些人所不知的新的見識。好容易纔把這個聰明的學生說服，但他那一臉懊喪悲哀的樣子，卻使我心裏十分難受。這回寒假義務學校的教書，我充分感到我是做了一件失敗的工作。

寒假義務學校結束了，王秉心要我到易門縣城裏去教小學，我乾脆拒絕了，一則是怕惹起了那些聰明而卻貧寒的學生，非常熱望上進讀書，我卻不能給他們一點微末的幫助。二則又怕一些無知的小學生，曉得我曾經做過一年半的雜役，會在教室裏使出一些不必要的侮蔑。

## 二十四

王秉心仍然去到縣城，我和黃璣則回昆明去，幾個家道富有的學生，則跟着我們去考中學。在路上宿了兩夜，第三天的下午，便搭上昆明湖中的帆船。夕陽把船艙外的水波鍍成一道耀眼的金色，兩個婦女搖着橈的唧呀聲音，則造出一片單調的歌詠。這是使人興奮的，也是使人怡悅的。

到大觀樓登岸的時候，天已經快要暗下來，但沿街大量貼着的紅綠紙條標語，卻能鮮明地跳入眼簾。在山裏我們也略知一點昆明的政變，現在看見這些具體的表現，心下不禁爲之異常興奮起來。這一夜，我們就宿在城外的小旅館裏面。我想，新的環境，可以容得下我，我是希望再留在昆明的。

周泳先在文明街新開一家書店，專賣上海出版的新書，對新文化作着切實的推進，不專以作新詩打發日子了。夏鍾嶽先前一個時候，對於郭沫若的轉進仕途，深深表示了不滿，現刻卻也在捧讀政治經濟的大書了，偕在書封面上題起「廢姓夢華」的奇異名字。人們都在受了時代浪潮的浸洗，漸漸地漸漸地在一個個地改變着。

但我們在昆明仍然找不到一個落足的地方，我依然羞慚地回到紅十字會去，晚間跟我的替手，一個麻面的工人老陳，關在一道。他認識我的，當我去易門教書的時候，就曾經把我放下的工作，一一告訴過他，教他怎樣接手做去。他很客氣地接待我，正如他是他的朋友一樣。白天，天一亮我就離開會所，到街上去看那些剛貼起的報紙，去讀那些語句驚人的標語，去向熟識的人打聽當前新異的局勢，去研究那些洋洋千言的傳單。我逐漸看出了一切都是依舊的。不同的一點，只是一個軍人下臺了，另幾個軍人又爬了

上去，新添一批擁護者而已。但我沒有灰心，因為改革並沒有停止，當在改革下去。一個空前的羣衆大會，在緜道街省立師範學校內舉行了，我熱忱地跑去參加，打算爬到臺上去作一番演說，不幸我穿的是紅十字會工作時候的短衣，擠在羣衆裏面，便遭到了歧視，把我看成一個扒手，而那些制服整齊的學生，偕用手肘將我擠開。我只得像一隻挾尾巴的狗似的，悄悄地喪氣地離開了會場。我看出這個震動昆明以至雲南的革命，仍然不是屬於我們這一類人的，以後無論什麼煥赫的集會，我也不想去參加了。

晚間我在紅十字會內睡不着覺，聽見麻面老陳的打鼾聲音，心上更加引起煩燥，便坐起來開開電燈，草了一通對時局的意見。大意是說這種換湯不換藥的革命，全是騙人的，應該變出一個好的環境，能夠使我們這類窮人苦人，也會真正得到幸福和尊敬。我第二天便拿去跟黃璫和夏鍾嶽他們看，他們立即表示贊成，偕主張成立一個社團，取名A社，夏鍾嶽說他負責去找地方油印，好給昆明一點新鮮的刺激。但好幾天都沒找成功，最後一個在基督教青年會辦事的人，不但不肯印，偕勸他千忌不要犯這個險，因為昆明已經變得使人不安了，哪能再做些火上加油的事情。於是這篇政治性的作品，便終於埋進字篋裏去了。



周泳先也介紹一個和紅綠標語有關的人物，約期和我談話。那是一個氣宇軒昂的青年，西裝革履，手提黑色的大皮包。他對我提出不少的政治問題，正如學校招考新生在作口試一樣。不知是我的政治知識水準太低，借是我的見解，和他的見解相隔太遠，總之，這麼一會之後，彼此便不願再行會見了。

## 二十五

我在這個大時代中，彷彿變成一個落伍的人了。白天不願意走在人叢中，只想一個人到田野中，去孤孤寂寂地亂走。有時看見陽光朗朗照着的農家瓦屋，青色菜地，和垂着柔柳的小河，心想能夠在那裏租得一間小小的樓房間，就終天住在裏面看書作文。從報上投稿，換取最低的生活費，將會是一種滿意而又令人寧靜的生活。但這點點微末的夢想，也難於做到，因為我的錢已經快要用完，每天只買幾個冷鍋塊來堵塞飢餓的襲擊了。

晚間我也不想早回紅十字會去，只憑柔和的朦朧的夜色，在一些青靜的街巷中間蕩着，把一些飢餓的想頭，排遣開去。有時碰見周泳先了，便也跟着他去閒走。有一條黑

黑的小巷，很少人行，只人家窗上的燈光，一方塊一方塊落在路上。他帶着我走了過去，又走了轉來，每走一次，便對一個亮亮的樓窗，凝神望了一下，我忍不住問道：

「你在看些啥子！」

他用手肘碰我一下：

「小聲點！」

走了好幾步，他纔告訴我：

「那裏面住着我的表姐，她就在那盞燈下看書。」

他說的時候，聲調裏帶着詩意的怡悅，而我不知怎的，心上卻分外地感到了岑寂。下次再叫我跟他去走時，我只得表示拒絕了。

有一天早上，我在會所裏起來的遲，忽然碰見來在會所裏的五絳長鬚了。他露出一臉異樣的微笑，很高興地同我打招呼，彷彿碰見我是他一件最大的快樂。但臉上卻顯然可以看出，他是有着善於神機妙算，果然不出吾之所料的得意神色。他假裝不懂似的問道：

「你來城裏跟他們買書的嗎？」

我不快地回答道：

「不是的，我不教了！」

他驚異地說：

「呵，你不是纔去個把月麼？」

其實以前去時，我告訴過他，我是去教短期寒假學校的，現在他卻故意裝不知道的樣子。於是我只好又把先前說過的話，忍耐地告訴他一遍。他便拭一拭他的長鬚子笑嘻嘻地說：

「去試試，唔，也好！」

於是他便頭掉在一邊，不再同我講了，接着喊了一聲老陳，老陳一面答應，一面走到他的面前，恭恭敬敬地站着。他拿手捋着鬚子，一時沈默着，彷彿有話要講，而又一時借沒想定似的，老陳不敢走開，只是站着。半晌他纔作聲孔下鼻子，而且比往回都要來得大聲一點，這倒使老陳臉上的肌肉，都有顫動了，彷彿就有重大的指責，快要降臨一樣。他的臉色嚴肅到一種可怕的程度，然後纔叮嚀道：

「你不要出街去，好生招呼東西，噯！」

他到處看看，巡閱一番，便即去了。老陳見他走了，纔自言自語似的恨恨地小聲罵道：

「我把他媽×死，我默倒他要說出好了不得話來，做起那樣子！」

老陳並不是個老實人，他會臨機應變，有他的狡猾地方。他在鄉里種過田，跟田主打過架；在城裏做過小販，跟警察吵過嘴。現在來在會上做事，倒也覺得輕鬆，只是嫌太瑣碎，而且工錢太少，使他一提到這點，就不禁要發牢騷：

「行他媽的啥子善羅，簡直坑害死人！幸喜我老婆在幫人煮飯喃，不然的話，那不硬要把人活活餓來擺起！」

我問他爲什麼不要求增加工錢，他忿怒起來，每個麻子點點都氣得發紅了：

「我不止向他講過幾次了，僭託熟人去求過情。他麼？哼，總是那一句話，不幹就算了！他僭說，人家先前，他就提到你，我要問問，你爲啥子不喊他加？」

我只好這麼回答，說我沒有家室要供養，所以也就不在乎那幾個工錢。他便踢足款氣地說：

「你可害到別個喃？」

接着，他的麻臉上，又露出一下神祕的笑容。

「這幾天，看他那神氣，又想拿我的錯了！」

我說，他一向就是這樣裝模作樣的，並不是目前纔忽然變的。老陳搖頭說道：

「不不不，我看得出來，」望了我一下，纔迅速補一句，「他現在又想找你了！不過，他要你先開口。」

「我決不會再幹的！我正在找別的事情。」

我堅決地向他說明，但他卻只是懷疑似的微笑，偕淡淡地說一句：

「在昆明找事情，可也很不容易呵！」

我覺得，我應該走了，離開昆明，離開雲南，以至離開中國。先前我在成都的時候，偕只想單單離開四川，記得那時曾寫過四句誓言似的東西。

安得舉雙翼，

激昂舞太空。

蜀山無奇處，

吾去乘長風。

現在則覺得要遠離中國，纔能抒吐出胸中的一口悶氣似的了。彷彿一隻關久了的老鷹，要把牢籠的痛苦和恥辱全行忘掉，必須飛到更廣闊更遙遠的天空去的一樣。我把我的決定和行期，告訴朋友們的時候，沒有一個人不表示歡欣贊成，因為他們也是一個個在準備高飛遠走的。有錢的打算出去考學堂，沒錢的便決心出去流浪。像改名「廢姓夢華」的夏鍾嶽，便在我離開昆明後，而從雲南悄悄出走，在外失蹤了七八年，直到抗戰將起的那一年，纔以一個退伍的文書上士，從寧夏回到上海。

王秉心當時準備到上海去考學堂，聽到我決心遠去緬甸，便在他籌的路費上頭，分給二十元滇幣給我，我便不客氣地接下了，以備沿途找不到工做的時候，作為生活上的最後的依靠。

我買了一頂蘆葉斗笠，和衣和書，一道揹在背上，便勇敢地登上了遙遠的旅途。

王秉心，陸萬美，周泳先三個人，偕把我送到城外五里以外的地方。在早上紅日照着的白楊樹下，舉行一次西洋的擁抱儀式，便行分別了。

這時正是一九二七年春三月的時候。



## 本書所用地方語注釋

門扇 門包括門枋、門坎、門的橫額。除此而外，整個可以活動的，便稱門扇。（頁二行三）

人些 人們。西南口語，表示複數大多用些，極少用們的。（頁一行三）

來在 相當於來到，但就時間來說，比來到久一點。（頁二行二）

借 相當於文言的還，音須讀成 *lei*。（頁三行五）

登着雙梁鞋 登着即穿着。（頁四行一〇）

下下細細 詳詳細細。（頁五行八）

臉車來 臉掉轉來。（頁六行一）

作聲孔下鼻子 孔係形聲，兼作動詞。（頁六行一）

鍋魁 川滇都把燒餅喊成鍋魁。（頁六行九）

修的高 造的高。（頁二行一三）



咱個 怎麼。(頁二行一)

吔 語助詞，幫助表示輕蔑譏嘲打趣等意思的。(頁二二行二三)

渣櫃 昆明人稱垃圾箱爲渣櫃。(頁一四行一三)

直達直 相當於老老實實或一直。(頁一五行二)

佔住 強迫。(頁一六行一四)

你哩票子 你的票子。(頁一七行九)

啥子 什麼。(頁一七行一二)

整起 相當於「搞起」「幹起」。(頁二〇行九)

海起袍哥 加入哥老會稱爲海起袍哥。(頁二二行一〇)

拿跟 相當於被，但西南口語很少用被。(頁二三行一〇)

自私心多重去了 自私心很強烈。(頁二七行七)

要不要都聽見他在講 要不要相當於時不時。(頁二八行二)

綳着手 要用力捧脫手。(頁三五行一〇)

默倒 相當於以爲，但不全同。(頁四三行一一)

傳鑼

相當於公布於衆。川滇城鎮，凡有事須使衆人知道，則由一人鳴鑼通知。（頁四三行一四）

做仔

做兒子。（頁四四行四）

咱個好充嘛

怎麼好裝正經講漂亮話嘛。（頁四四行一〇）

不信說在這裏嘛

含義是：「不相信，話先說在這裏，讓將來事實證明。」

（頁四四行一一）

這下整着的這邊的人

整着相當於害着，但意義比較輕點。（頁五九行六）

病些些 有點病。（頁六六行八）

走一路 「凡是走一條路」之略稱。（頁六七行六）

興出來的 提倡出來的。（頁六八行九）

左不是 相當於「就是」，但「左不是」卻含有不耐煩回答的口氣在內。（頁

七二行四）

看他幾爺子

對地位高的幾個人，字眼上加以尊敬的稱呼，語氣裏卻含着輕

蔑。（頁七四行一四）

我借是跟熟不得熟的朋友哩。熟不得熟即非常熟識。（頁八二行二二）

邀不倒臺。收不倒梢；不能息事。四川指戲演完了，爲邀臺。（頁八二行二三）

煙子秋過一般。秋相當於燻。（頁八四行二）

打失了。失落了。（頁八六行五）

拜過把的。結盟爲異姓兄弟。（頁八九行九）

事情吹了。事情弄不成功。（頁九三行七）

么店。路邊單獨的飲食店。（頁九九行六）

打一打地走着。一敲一敲地走着，即用手杖敲着泥土，有時只作敲的姿勢，

並不着地。（頁一〇七行一三）

轉的太多。走了許多不必要走的路。（頁一二二行三）

活活餓來擺起。活活餓死。（頁一二三行八）

